現代婦女

第八卷　第二期

本期要目



勝利後

古元作

現代婦女社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認識新環境

孟君

崎嶇徘徊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今天又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化，反對舊禮教，這時期的中國婦女運動是反對偏面貞操，三從四德，衝出舊家庭要求；求學就業戀愛婚姻的各種自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國婦女覺悟到中國政治運動不能成功，純粹思想文化的運動是得不到解放的。所以那時的婦女就英勇的參加了人民大衆的政治革命的鬥爭。抗戰起來後，擊退法西斯侵略，婦女和男子肩並肩的爲保衛民族的獨立英勇鬥爭，這是因爲民族如果滅亡，就決無婦女的生路。

自從抗戰勝利結束，中國婦女運動走上她的第四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心任務是和全世界全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爭取世界民主和中國民主的成功。古老專制的中國，是壓迫婦女的，法西斯德意日，是摧殘婦女的；換言之，沒有民主就沒有婦女的自由。可是民主民主不是呼之即來的，反民主的力量是何等的強大啊！因此婦女解放的道路還非常艱苦！

我們睜開眼睛看看今天是個怎樣的世界？是個怎樣的中國？大家都以爲在世界上英美蘇民主國家戰勝了軸心，中國戰勝了日本，光明已經來了的，卻誰曉得壓在我們頭上的正是一片黑暗的烏雲。有人拚命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有人準備拿原子彈來消滅他的敵對的力量，有人把已經死了的法西斯餘孽又想扶植他再起，有人把軍隊駐紮在別人境內助長人家的內戰，有人要拿他的優勢的經濟力量吞食全世界。這些這些，他們正在阻擋着這個世界走向民主。

在中國勝利後我們眞又看到了另一種意味的徵兵，徵糧，犧牲未償，憑藉外力，助長內戰，經濟瀕於破產，貪污到處橫行，人民都在內戰大災與貧困重重災難下痛苦的呻吟！政治協商都是假話，戰場上美式裝備打得十分嚴重！中國與世界反民主的力量配合交流。短期內形勢開朗的可能性很少！

中國的民主革命就在這樣錯綜複雜，困苦重重的環境中變得更艱難，迂迴，和長期。雖然歷史的法則，人力究不能扭轉，中國和世界的民主革命一定成功。但世界民主是全人類的一個長久的運動，中國的民主也是中國人民長期的負擔。從今天到明天，還需要我們忍辱負重，堅持不撓！

兩條路陣易，忍辱負重難。最近我們已從報紙上讀到了許多因爲國事前途荊棘叢生，悲憤自殺的消息；我們也從姊妹們談話中聽到：「我們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回到家庭去，避避風雨」；或是「我今後打算好好作個職業婦女，不談國事，免惹是非」；有些則因常常苦於無暇讀書而極想乘此機會補充知識；有些平常態度比較積極，她們表示政治工作太空洞，今後要改改作風，多作具體事業。

以上種種是環境困難，必然要發生的現象。由於當時個人環境，能力和人生態度之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反映。悲觀自殺，是個人逃避現實最簡單的辦法，也是最卑怯懦弱的行爲。「回到家庭去」，舒適幽靜之閒暇時有，即使是小家庭也很少有和諧愉快的。所謂「避避風雨」，如果說在外面是狂風暴雨的話，那麼在家庭就是潮濕陰暗，決不能愉快的過生活。「好好作個職業婦女」吧，多少年來，踏上了職業崗位的姊妹們何嘗不是安分守己，兢兢業業，希望能守住崗位，可是抗戰開始，被裁的就很多是女職員，經費緊縮，淘汰的也仍然以女的爲多。你不必覺異，人家卻偏要挑眼。「閉戶讀書」這原是與惡劣環境潔身自好的辦法，可是你如住在小市

鎖，在封鎖政策下，就不一定看得到你願意看的書。「作點具體事業」，還當然是好的辦法，精神既有寄托，對社會又有貢獻，可是作什麼？怎麼作？問題也並不簡單。這樣說我也許有點洩大家的氣，似乎而前不通。是的，如果大家不認識環境，不善於把握方向的話，可能是到處碰壁，走頭無路；相反，如果不把個人問題與社會問題孤立起來，而能認識形勢，配合環境，在全體的行動中決定個人的計劃，分工合作，那仍舊會有路可走。大家也許散佈到各地，但無論是在家庭，在機關，辦事業，都會發揮民主的作用。工作的園地不是縮小，而是擴大，盤根錯節必會，逐漸滋長繁榮。

比現在還要艱苦的環境是要來的，新的環境對我們提出新要求，既不容悲觀失望，也不應消極逃避，一切的損害都是在於逃避不正視現實而遭受的。冷靜的考慮問題，把握轉變的方向，以新的工作姿態，佈置新的工作道路，越困難，越要沉着，堅苦卓絕，不屈不撓，踏穩腳步，渡過艱難的今天，創造幸福的明天！世界的民主，婦女的解放終究是成功的！

短評

雲南禁舞說得滑稽 福州娼禁開得希奇

不久以前，當雲南省參議會第二屆大會開幕的時候，昆明五家大舞廳曾延請律師向該會及有關機關要求准開舞禁，經省參議會於第十二次會議中提出討論後，即以駢文一篇駁覆各舞廳，意在說明跳舞必須禁止的理由，並規勸舞廳老板能改營實業，「以求古世之光榮」。

希奇的是文章寫得如此尖刻，竟說跳舞是「無度荒淫，若非嚴予禁止，則其流毒，甯洪水猛獸所能比擬耶」。又說「歌舞之文化，本為我國所固有，然我國之舞蹈，係舉行於廟堂，故其氣象也雍而穆，其感應也肅而敬，非若今日跳舞之男女擁抱，雌雄偎倚，演盡醜態，媚態，醜態，褻態」。「或謂此種風俗，原自歐美傳來，何以歐美文明國家，視跳舞為普通社交中之正當娛樂，而我反視為淫褻之媒乎，不知中外之文化不同，言語風俗不同，故其禮教亦自不同，正如彼用刀叉而食，我用匙箸而餐各行其是，不能相強」。這文章使人看了實在感覺又酸又辣，啼笑皆非。

我們倒不是反對禁止紙醉金迷通宵達旦地逛舞場，但是如果因此就把跳舞行為形容得像上述那樣淫邪，則也未免太過甚其詞。至於說以語言文化不同和吃飯用刀叉與用匙箸之相異來作為中國人不應學歐美式跳舞的理由，也實在太過牽強。

不是最近上海當局為了「救濟難民」還曾舉行過通宵跳舞會，和選舉舞國皇后麼？那麼難道為了「救濟難民」，就可以假借這種「淫惡」的事了嗎？

另外，還有一樁令人氣憤的事，那就是福州市府為了想增加六倍充娼妓娛樂捐的預算，將不惜解除娼禁了。

假如說跳舞是「淫惡」不堪的事而必須禁止，那麼公娼制度倒可以提倡麼？政府的預算不能平衡，就該找在女人頭上想辦法嗎？猶如一個當家的人，能因是家庭經濟拮据，就忍心叫他的親屬出去賣淫嗎？如果忍心的話，像這樣的家庭能不墮落到不可收拾？而且娼禁能任意開，煙禁賭禁又能不怕任意解除？

據聞福州婦女界正以最大的努力在抗議此事，她們預備向省當局請願，如不達目的，還打算到南京來請願，我們——全國的婦女界都該為福州婦女界後援，堅決反對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珊）

我的檢討

饒瑩君



××姐：告訴您一件出於您意外的消息，就是我重新又來做學生了。自然這會使您奇怪，曾經過了十年優裕生活的官太太，有了六個孩子的母親，會重新入學校做了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但這在我是平凡的，是我環境自然發展的結果，我將詳細地告訴您：

記得從前我最初進醫大的用意，是因為感到助產士服務範圍的狹窄，滿擬在醫大畢業後，得以醫師的資格，來貢獻出自身微薄的力量，那時候我還不過祇是世故很淺廿二歲的姑娘，對於多樣而複雜的人生旅途，可說是毫無經驗，總以為祇要自己能克苦，奮鬥，不怕艱難去爭取的話，那末自己前途的理想，似乎毫無問題可以達到，誰知事實恰巧相反，就在我結婚後的第二年春天，問題來了，因為我的丈夫接受了出使外國的命令，而且很快就要首途，當時使我非常彷徨和猶豫，像這新婚的家庭自然不捨放棄，何況到外國去也許可以找到學習的機會，但想到我的學業，我已經讀到四年半的醫科，我如何捨得放棄他呢？經過了幾天內心交戰的結果，我終於被溫暖的家庭帶到了遼遠的土耳其國 ， 這自然是我生活中重大的關鍵，將來究竟是好是壞，至今不能作肯定的斷語。

這十年中間我的確是從某一種生活轉到另一種生活，這種落後的，腐化的，複雜的，虛偽的官太太生活，決不是一個純潔的青年學生所想像得到，所以最初我感到陌生，畏縮和驚奇，像我這樣倔強個性，對於這樣環境的不能適合，您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蘆溝橋的民族戰爭發生了，我記得當我在甘肅省做主席太太的時候，為慰勞前方抗日將士，我們大大小小的官太太們幾瘋狂地為他們募款，縫衣，捐鞋襪，但結果引起了人們的批評說：『身為主席太太，穿布衣，着布鞋，出門不坐汽車，走路不帶跟班，腦子一定有毛病，思想靠不住』。

我們以官兒眷屬的資格，追隨着政府轉移新陣地，一直到了重慶，同時抗日戰爭也漸漸走上艱苦的階段，在那時稍有民族意識的人，都想為受災的祖國做些救亡工作，我因有做過「婿子」的經驗，特地選擇了兒童福利工作，滿擬可以平安無事，可是因為我對工作不敢疏忽，以及和一般工作朋友的接近，竟又引起了一些人們的猜疑，和閒言閒語，連市長太太穿粗布袍子，擠擠公共汽車都為他們攻擊的藉口 ， 甚至進一步的威脅和利誘。

我覺得中國太可憐了，像我這樣平凡的，無能的，在社會上不能起多大作用的人，他們都這樣重視，這樣大驚小怪，我祇有替我們國家前途悲哀！

勝利的鞭炮震響了全國，我們的國家也被捧上了五強之一的民主國家（？）的寶座，於是舉國紛亂的情形下都忙着復員了。

我們依舊拖大帶小把整個的家搬到上海，想在這民主國家的新文化的首善之區參加一些建國工作，工業無疑是站在重要地位，恰好湘西有個曾經開採了廿餘年的煤礦需要擴展，於是我被朋友們鼓勵着，就在本年六月下旬最酷熱的當兒，，冒着盛暑到湘鄂去了一趟，還以為這是件最穩健，而且於人於己都有益處的事情，誰知陰影終於跟隨着我，等我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辛苦，回到了上海，才知道又有許多謠言，說什麼：此去是替××團體籌款 。而且說得那樣千眞萬確 ，好像親眼看見似的，可惜的全不是事實，他們的努力竟白費了，這一點我至今仍歉然於心，我沒有讓我的行

對於他們的謊言，不是說他們謊言無用麼？不，他們已收到了相當效果，他們使我今後工作陷入了進退維谷的苦境。

但是我是一個人，我是一個已經覺悟了的人，清醒了的人，你要她重新再墮入昏迷，這是不可能的事，我要開闢我的前途，我要選定我未來的工作，這是我堅定不移的意念。家庭祇是婦女生活中的一部，作為一個現代的人是應該把她生活擴大到社會的領域，如果自已都不能從「家」裏解放出來，其他一切都談不上。

於是經過了長時期的考慮：「繼續我十年前未完的學業——「醫科」」准許繼續入學，這在我生活當中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在作為了六個孩子的母親，經過了這長期摧殘，折磨，同時生活多種方式下的家庭婦女再來重新念書，自然不免感到恐懼和彷徨，譬如一方面恐怕跟不上功課，同時又怕控制不了複雜的情緒，但是到今天我已念了將近五個禮拜的書了，想不到會那樣感到興趣，緊張的功課使我忘去了一切煩惱，一切家庭瑣碎；心裏反感到非常單純，雖然記憶力不如從前，但是若干年來的世故，倒增加了我的理解力，學業本身的興趣，和未來理想的憧憬鼓舞着我，使我對於課程的接受反較從前來得容易，我每天規律地早晨六時起床，為了路途相隔遙遠七時半就得從家裏動身，中午不及返家，就在學校左近的小飯館裏，或校內的大廚房吃頓簡單午飯，總要在傍晚六時以後纔能從學校回到家，每晚將當天的筆記抄好，雖然顯得終日忙碌，但精神上覺得年青許多，痛快而毫不疲乏。

我國任何事都是那樣落後，尤其醫學，落後得還在吞香灰，求仙方，西醫竟成了有錢階級的享受品，貧苦人們似乎休想問津。我們學校裏男女生的比率較往常雖多了不少（約30%）但要把整個國家人口來作比率，那簡直是微乎其微，我卻希望我姊妹們能多多習醫，使醫學大衆化，她不僅應分佈在每一都市，而且能夠深入農村，使大多數的同胞能得健康的保障與衛生的智識。

親愛的×姐！請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堅持下去的，如果你不厭麻煩的話，我將繼續地報告我的生活情形、

親切的握手！

××上

短評

重慶抗屬列隊向克夫人請願

最近英國援華會主席克利浦斯夫人的光臨中國，大大地驚動了中國的官場，也大大地驚動了中國的人民。中國官場以十二分隆重的款待，來接待這位嘉賓；而中國的人民呢，則寄予極大的期望，他們眼望着這位嘉賓能真實地瞭解一些他們的境況，然後切實地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困難問題。

雖然，從克利浦斯夫人的談話裏，我們知道她也的確不願意辜負中國人民的期望，但是，客觀環境又那會讓她真能「多看看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多接觸各階層的平民談談」呢？報載克夫人抵重慶時曾發生一樁將士遺族們列隊請願未遂的事，是頗值得注意的。

據說有三十多個前在「重慶小龍坎遺族工廠」作工的將士遺族，自該遺族工廠停工後，即流離失所，生活無着，主其事者對其善後未能妥為籌謀，經多方呼籲，迄無結果。她們聽說克夫人來了，便打算請她救濟，那天正當重慶市參議會等十三個團體歡宴克夫人，她們便列隊往勝利大廈門前恭候這位嘉賓，但這事急壞了重慶市政當局，經警察再三驅逐無效，後由民政局長、社會局長等親自調停，允予流在救濟，並派專車把她們送回小龍坎。於是，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這不能不說是一樁非常不幸的事，作為中國婦女的一份子，尤其覺得痛心！

但是，我們回頭來看看那些在華的美軍眷屬呢，她們受到中國政府極盛的禮遇，住的是大洋房，吃的是上等佳餚，又令人怎能不為中國的將士遺族可憐呢！（芹）

聯合國大會的難題

梁純夫

一．難題重復出現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舊金山的聯合國製憲會議中，否決權問題，託管地問題，阿根廷問題，區域安全組織等曾引起激烈爭辯。今天聯合國在紐約舉行第二次大會，這些難題又重復出現了，只是西班牙問題代替了阿根廷問題，外國駐軍問題代替了區域安全問題。

這些問題所以重復在聯合國機構出現，因爲它們是世界和平的基本問題。聯合國機構的目的是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每當世界和平臨到嚴重考驗的關頭，它們便自然出現。當舊金山會議時，反法西斯戰爭已臨近結束。聯合國家面對着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迫切任務，因此對這些有關戰後和平的基本問題便被提出來加以檢討和籌劃，以求獲得各國間的協調。

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一年多，但是由於某些國家的統治階層漠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加於世界的改變，一心想恢復戰前的帝國主義時代的狀態，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在國內統治階層與廣大人民之間，造成尖銳的對立，不惜把世界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目前這些舊問題在聯合國大會中以新裝出現，就證明世界和平又臨到一次嚴重的考驗了。而看它們在國際機構中將被怎樣處理，也就可以判明各國對於維持世界和平是否有誠意。

二．否決權問題

否決權是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原則，它保證着一個國家集團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另一國家集團。聯合國不是一個主權機構，不是一個世界政府。在聯合國機構中，一切國家都保有獨立的主權和平等的地位。因此有關世界和平問題的處理，就不能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方式，而應採取協調一致的態度。否決權就是保證這種一致協議的最後獲得，而防止單方面强迫執行所造成的不可彌補的裂痕。

目前聯合國機構中的否決權只屬於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美、英、蘇、法、中五强），因此曾引起小國的激烈反對，認爲藐視小國的主權。其實，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在目前的世界中，由於各國利益的不一致性，小國并不能單獨保證自己的利益，它必須把它的利益置於全世界的利益中，才能獲得眞正的保證。在這種情形之下，强國的合作是有助於小國權利的保證的。因爲當世界趨於協調時，小國和大國的利益便將同樣獲得適當的保證。但是如果强國趨於分裂，趨於衝突，那麼每一小國便必須附麗於某一强國集團，才能使自己的利益獲得某種保證。而在附麗的過程中，它的利權實際上已經不由自主，而變爲某一强國的附庸了。因此，小國如果要維護它們的權利，就必須促成强國合作，而不是希望它們的分裂。

顯然的，安全理事會中的否決權之爭，實際上并不是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兩個體系或兩個集團之間的問題。英美集團在安全理事會的十一席中擁有九票，而蘇聯可能有把握的只有二票。如果蘇聯沒有否決權，一切問題的處理便須聽命於英美的意志。而由於英美與蘇聯所代表的兩個體系利益的不一致性，這種片面的決定必然加深兩個體系之間的裂痕，而把世界驅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三．西班牙問題

在舊金山會議期間，羅斯福剛剛逝世，戰爭還在進行，美國也沒有完成原子彈的發明，英美這時候還沒有勇氣放棄羅斯福的對蘇合作路線，否決權因此得以在大會通過而錄入憲章。但是戰後一年來，隨着原子彈祕密在握，隨着金元外交的展開，隨着世界基地網的密佈，美國便領導着英國向蘇聯採取「强硬」外交，決心放棄羅斯福的對蘇合作路線，因而在這次聯合國大會中，英美領袖公然慫恿和支持一些親中小國（古巴和澳洲）提出了限制或取消否決權的建議。

英美集團反對否決權最響亮的理由，是說蘇聯在安全理事會處理西班牙問題時曾「濫用」否決權。因此這次反對否決權運動是公然以對付蘇聯爲目標，他們不再拿小國權利來作煙幕了。

的確，在今年六月的安全理事會中，蘇聯代表曾對西班牙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使用了連續三次的否決權。因爲在四月間的安全理事會中，波蘭代表曾建議聯合各國與西班牙弗朗哥法西斯政府斷絕外交關係。這建議受到

蘇聯的支持，而英美卻使用拖延政策，主張組織一個小組委員會對西班牙情形進行調查。但是這個小組委員會在英美操縱之下，雖然調查的結果承認佛朗哥法西斯政權威脅世界和平，卻仍然想以拖延辦法了之。它所建議的三點，第一是安全理事會贊成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英、美、法三國所發表關於譴責佛朗哥的宣言（沒有蘇聯參加）；第二點是安全理事會將西班牙問題移交聯合國大會處理（英美集團在大會佔絕對優勢，而蘇聯沒有否決權）；第三點是由聯合國秘書長採取適當步驟，將各項提案傳遞給全體會員國和其他有關各國（波蘭的建議被寇德甘撕毀）。蘇聯因為堅持安全理事會對西班牙問題應該立即採取直接行動，因此把這三點建議連續否決了。這便是英美與蘇聯關於西班牙問題在安全理事會爭辯的經過。

消滅法西斯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目的。當德日兩個法西斯首腦國家被擊潰之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任務是繼續反法西斯戰爭未竟的工作，清除各種形式的法西斯殘餘勢力，剷滅各種潛伏的戰爭因素。可是英美藉口不干涉西班牙內政，多方維護西班牙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顯然的，英美是藉聯合國機構來作對蘇攻勢的掩護的，因為它們一面不主張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干涉西班牙內政，一面卻自己在蓄意干涉着希臘和中國的內政。而這兩方面的政策，同是以準備反蘇戰爭為目的。它們維護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也正如它們在巴黎和會中不贊成把肅清法西斯分子的條款錄入義大利和約中，以及貝爾納斯鼓勵德國復興，麥克阿瑟扶助日本反動政權，是包含在同一個計劃內的。

四・託治地問題

殖民地制度一直是國際戰爭的原因。羅斯福在戰爭期間曾再三警告邱吉爾不要以為美國參加作戰是為大英帝國恢復戰前的殖民地。可是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卻首先在世界各處搶奪起殖民地來了。它佔據了前屬日本的許多島嶼不肯放手，更進一步要把一些獨立國家如中國和冰島等變成為它的殖民地和戰略基地。

在舊金山會議時，國際託管方案是由美國首先提出的，這方案把託管地分為戰略區域與非戰略區域兩種，戰略區域由受託管國家設防，不許外人過問；非戰略區域（即經濟區域）一律門戶開放，不得有經濟歧視。這方案實際上是替美國新取得的殖民地作掩護，因為美國從日本手中奪來的許多島嶼，都可以說是屬於戰略區域，而將由美國單獨受託管的。

美國的方案並不在於解決殖民地問題，在舊金山會議的爭論中便暴露出來了。因為當蘇聯提出以「獨立」為國際託管的最後目標時，英美都同樣堅決地表示反對。

至於所謂經濟區域，美國的原意是藉此打開英法殖民地的門戶，分潤市場利益。後來由於三十七萬五千萬美元的對英借款，這些殖民地已經單獨向美國開放了。美國對於託管方案這一條款，也就不再關心。

因此，國際託管制雖已列入憲章，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肯把土地交出來。在今年一月的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中，英國曾表示擬把非洲的坦甘尼加、喀米隆和吐哥蘭三處不毛之地交出託管，可是就這幾片地方，它也還要聲明保持原有的行政權，在這次大會中，英國還是舊調重彈。美國也堅持單獨保管太平洋各島嶼。

從這些事實看來，我們很難希望託管地問題在這次大會有什麼令人滿意的解決。

五・外國駐軍問題

除了殖民地之外，一個獨立國家是不容許有外國軍隊長駐的。但是英美雖然向世界宣佈准許印度和菲律賓獨立，它們的軍隊卻長期留駐不退。無疑地，這種「獨立」的招牌，也正如美國的託管方案一樣，不過是英美欺騙殖民地人民的一種花樣，使他們更易就範，而別的國家也沒有反對的藉口。

英美不單沒有解放殖民地人民的誠意，並且在戰爭結束之後還把軍隊長期留駐在所謂「友好」的獨立國家，使它們實際上成為自己的殖民地。最顯著的例子是希臘和中國。英國駐兵希臘，美國駐兵中國，說是受這兩國政府的邀請。但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政府如果為人民所擁護，為什麼要邀請外國軍隊來駐防呢；因此外國軍隊駐防這一事實本身，就包含有壓迫人民的目的。殖民地有外國軍隊留駐，因為總督是外國人，與人民站於反對的地位，需要外國軍隊來保護。現在一個獨立國家的政府也邀請外國軍隊來駐防，不是把自己當成外國總督，而把國家變為殖民地嗎？

殖民地與戰爭是分不開的。英美把軍隊長期留駐希臘和中國，不僅要獨佔這些地方的市場，而且還要把這些國家變成為反蘇戰爭的基地。這就是為什麼蘇聯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大會調查英美在「友好」外國駐軍數目和基地分佈情形。英美如果有誠意維持世界和平，準備繼續對蘇合作，是應該接受這一建議的。可是蘇聯的建議在安全理事會被英美否決了，現在這議案雖然得以列入大會的議程，英美卻又主張各國應把國內與國外的軍隊一併公佈。這顯然是一種拖延政策，因為事實上做起來是很困難的。

（十一月二日）



婦女生活常識講話

怎樣做一個家庭主婦

陳玉俊

年青的，正陶醉在戀愛美景裏的小姐們，往往憧憬着一幅美滿家庭的遠景。夢幻一般，工筆細描這美麗的一切：丈夫將似神話裏的王子那麼多情，專一，永遠愛戀着自己，孩子像小天使一般活潑可愛，家庭是安樂窩，自己將是一位快樂，幸福的女主人。可是，一旦脚踏實地，正位家庭主婦，才慢慢地感覺到事情並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這小小的天地，正藏着大大的糾紛。家事，擾亂得你精疲力盡，人事，刺激得你憂傷，悲觀，從此消失了你底青春美麗，將由於抱怨，咀咒，厭倦，麻木而萎頹，遺憾地懷着天才，走進墳墓。讓下一代再來搬演這演不完的悲劇。也有少數受不了現實的打擊，趦趄在家庭門外，不敢進去的，可是「窈窕淑女」，免不了「君子好逑」，誰不願「宜室宜家」一番呢？所以咀咒家庭的雖有那麼多，而獨身漢究竟還是那麼少。况且，誰又不是在一面咀咒，一面留戀的矛盾裏生活下去？你曾見幾個人勇敢地一脚踢開家庭？你大概不會懷得叫每個人起來家庭革命，你工作完了還得往家裏跑，你買了吃的，用的，總是往家裏搬，你在朋友面前訴了一番苦，心裏仍惦記着孩子，丈夫該是回來吃飯的時候，你偶而和丈夫鬧扭，離開了幾天家，又會眼巴巴地盼望着丈夫來接你回去，這些，正好說明你不能沒有一個家，至少在目前。在這裏面也藏着一個謎，供給「婦女與家庭」的論爭者以許多資料。

不久以前，有一位小姐這樣地問我：「你說，一個女子還是結婚好，不結婚好？」我知道她正被「愛情的跳蚤咬上了」，就反問她：「你的意思是指戀愛了要不要結婚麼？」「在一般的傳統觀念之下，既戀愛，當然要結婚格。」她說，接着又嘆息似地：「可是，結婚，家庭，孩子，在目前的環境裏……」她已經看得這麼清楚，我不能爲她解決這個難題是必然的。「年青人，戀愛的過程，不妨長一點，結婚，遲點再說吧。」這回答，顯然不能使她滿意。最近知道她喜訊將近，這不能否認，小姐們需要做一位家庭主婦，是那麼自然，迫切，勇敢！然而，憑自己過去的經驗和縈迴在耳際的主婦們底怨聲，着實替這班勇敢的小姐們耽憂，家庭主婦，實在不是一樁簡單的職務呢！因此，我才寫「怎樣做家庭主婦」這點東西，獻給未來的主婦們做一個參考。

這裏，我首先把自己念年家庭主婦的生活過程，來自我批判，讓小姐們明白「我怎麼在錯誤裏得到教訓」。我十九歲剛出中學校門，就担任了家庭主婦，受着時代的洗禮——當時正是大革命的前夜，當然不滿意母親一代的舊家庭——封建，自私，淩亂，腐敗，一心想由我建造起一個新家庭來，於是把書本上所得的所謂新思想，新知識，一籮腦兒搬到家庭裏去，這就難怪碰上了一在一十的大釘子。第一、人事方面應付不了，套一句濫調，新舊思想衝突，這麼一來，就什麼事情也感到棘手。第二、家事孩子與讀書，職業，不能兼顧，這苦難使我掙扎了很長一個時期，終於在我丈夫「家庭主婦與讀書，職業不能聯繫在一起」的結論下，低下了頭。第三、家庭裏獃得久了，不但沒有改造別人，自己反而受了別人的影響，發揮家庭婦女特有的小心眼兒。夫婦間長時期共同生活，使雙方短處漸漸暴露出來，這小心眼兒就往往做爭吵的導火線。這樣，照例由失望而咀咒，終日過着不愉快的生活，却巧某一個機會去蘇聯住了三個月，看到他們把所有力量都集中爲整個社會打算，而家庭，因爲各人有工

做，孩子有托兒所，吃飯有大食堂……種種便利已簡化到那麼平淡無奇，糾紛也減少到最低限度時，我才懂得家庭不能「遺世而獨立」，再不想自已的家庭會在沙漠裏生長起美麗的菓樹來，無疑地，我已被另一個社會制度所吸引。可笑的是當時生活尚優裕，象牙塔裏唱高調，與四週活生生的現實脫了節。八一三的戰鼓敲醒了我，生活的煎熬一步步緊逼着我，面臨着從未經過的困難——衣食住行，教育，人事……，終日惶惶，祇爲打發這苦難的日子。從此我知道：當你無米爲炊的時候，儘管羨慕着有配給食糧的人們，而自已的肚子，依然空空如也；當你得不到人權保障的時候，儘管羨慕着幸福的，有居住自由的人們，而自已的家庭，仍舊逃不了無理的騷擾。在此時此地，再不容你有一分幻想，横擋在眼前的現實，你無法逃避，祇有鼓足勇氣，挺起身來，從容應付。近十年來，我才眞正受到了教育。現在，我對家庭的觀點是：我們千萬別把家庭看作一份豐富的財產，所有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裏面。旣已置身其間，許多不合理的事實，無法把它一脚踢開，祇有學習怎麼樣去改善——這不是妥協的表示，相反地，正是逐漸脫離舊的、壞的，蛻變過程的開始，然而，我又要嘮叨地重複着說：這工作是多麼繁重啊！未來的主婦們，請細細地斟酌以下的幾個問題，準備將來應付的方法吧！

（一）怎樣週旋于翁姑妯娌，親戚朋友之間？

「三朝臨廚下，親手作羹湯，欲諳翁姑味，先請小姑嚐」，可以看出封建家庭裏，媳婦怎麼委婉溫順地週旋於翁姑妯娌之間。至於「孔雀東南飛」，姑婦便把子媳——焦仲卿與蘭之夫婦，逼得生離死別，更是人間慘事。在今日中國家庭依然被封建勢力籠罩之下，翁姑妯娌間糾紛，到處都有。我的一位同學，她和她先生是隨着師生戀愛結婚的。作爲老師的丈夫，年齡當然比她大得多。結婚開始是再簡單沒有的小家庭，可是丈夫的七十歲祖父和妻子差不多年齡的兩位妹妹，沒有理由拒絕他們同住一起。自從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爲五口之家起，這一家就不斷播送着鄰居們所樂於傳說的新聞。祖孫之間，一向思想不融洽，而老頭兒偏偏愛護孫媳婦。兄妹之間，倒是頂友愛，而姑嫂又生了意見。糾葛那麼複雜，家事那麼瑣碎，祖孫衝突，難爲了孫媳婦，姑嫂爭執，難爲了丈夫，就這麼，夫婦間終於嵌進了隔膜。等到祖父死去，妹妹出嫁，這冰炭似的一對，可惜已燃不起已往的熱情。某一對青年夫婦，早婚使他們已有了三個孩子，丈夫負担不起這付生活重担，妻子是遵守「女大當嫁」的古訓，爲終身之靠而來的，他們的生活，不得不靠丈夫的母親和姊姊——沒有出嫁的老小姐——來維持不用。說，大權也操在母親和姊姊手裏，丈夫當然毫無開言，爲難的就是這位妻子，婆婆責備她，懶，浪費，不服從，她抱怨家事繁重，工作比牛馬還要苦，丈夫不給她一個零用錢，自已和孩子的衣服都顧不週全，毫無自由，責罵起來三人一窩蜂。大概，日子也眞不容易對付，最近賭氣回到母家去，婆婆差人把最小的吃奶的孩子送給她，母家經濟也困難，使她不能老是歎下去。丈夫又不像會來迎接她，正在徬徨歧途間，曾來和我商量過。我勸她：「還是回家去。設法，儘量去了解你的婆婆，順從她，善意地說服她，同時，自已應該做些簡單的，可以幫助家庭經濟的生產工作，如代人縫衣，編結之類。」這話，使她露出失望的驚異，因爲她希望我解答：「出走後的娜拉往哪里去？」不料得到的僅僅是她鄰居老太太也會告訴她的那樣的答覆。未來的主婦們！假如自已也倒霉地碰上了這兩位的家庭環境呢？個人所得到的教訓是：千萬別小心眼兒，「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在家庭間要絕對禁止，我聽得某太太說：「我的小姑總是對我用玲瓏透剔的技巧，含着尖酸刻毒的諷刺，我惟一的應付方法，就是裝做不懂，等她說够了，再和她去親切地解釋。這樣倒也相處得不安無事。」家事，本來就是瑣瑣屑屑，芝蔴綠荳大，如果一方有意挑剔，一方針鋒相對，糾紛就鬧大了。

（二）你發現了你丈夫的缺點以後，將怎麼應付？

這正是一個絕大的難題，未來的主婦們，必須鄭重考慮。你別以爲你的戀人，樣樣都合乎理想，也許他正深深地隱藏着許多缺點，必要到共同生活，形影不離時才暴露出來。在現階段以男子爲經濟中心的家庭裏，一向把丈夫看作不拘小節的大人物，對於思想，行動，性情，習慣……應無庸議的。假如不幸而遇到一位嗜酒，愛賭，言而無信，性情暴戾的丈夫，你能忍受麼？將怎麼樣去應付呢？最普遍而最難解決的，莫如兩性之間，插入了第三者的問題了。某次，家庭婦女

我爲什麼不做官

羅斯福夫人著
施亞娟譯自「民望」雜誌

人們常常奇怪，爲什麼我不在我們那一黨確定官職後選人的人們中間活動，去獲得一個被選爲官員的競選機會。

在開始的時候，我很驚奇，爲什麼任何人都想我一定會競選官職或者我是該去當官的，後來我知道了，因爲有些人感覺到，我的丈夫從政多年，我一定從他那兒學到了不少，他們也知道，我曾經一再強調，婦女應該履行公民的責任。

我曾經聽說，有人建議舉我爲州長或參議員，甚至於爲總統的候選人，而且有些特別有趣的人們還寫信給我，提議說，我應該競選，充任美國第一任的女總統。

事實上，我的確已經經歷了相當固定的政治生活。我以爲，每一個公民只要他活着，還能夠工作，她就有爲公共問題工作的義務，她應該選定最適宜的工作。

所以，當我被派爲聯合國機構服務的時候，我就接受了它，我的所以這樣做，不是因爲我一月間要去倫敦，而是因爲也許我能夠運用我生平的經驗，在這非常時期爲我的國家以及全世界的人們効力，自然，我很清楚，我丈夫對於戰爭中間產生出來的世界機構抱着多大的希望，但是，我在這一方面的服務，並不僅僅是爲了我丈夫的希望，倒還是因爲我自己常常覺得，假定有很多婦女在這機構裏服務的話，那麼也許更可能促成爲防止个後戰爭所必須有的諒解。

不過，我在想到人們向我提議競選官職的時候，我總覺得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女人能建立與保持爲推行一個計劃所必需具有的支持。到目前爲止，男人女人都還沒有聽從一個女人，接受她指揮的習慣。如果我還年輕的話，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考驗，此刻我們國會裏一些女議員，以去領受這種考驗。

可是，我現在已是個老女人了，因爲我對做官沒有經驗，因此我假定要競選某一項官職，我就得從小職員做起。我覺得，年輕的男女，開頭時候，應該從小做起，慢慢地做大事，以便在她們工作的時候，逐漸養成處理政務的經驗。

在政治活動方面，我一向是個旁觀者，我常希望在某些方面，能讓我有些貢獻，但是我所做的往往是特別適合我的背景或經驗的。我的丈夫，用人很高明，就按我做妻子的說，我想，他用我也像用別人一樣。霍威先生(Loius Howe)是當代最聰明的政治活動者，也是最熱心的一個朋友，他曾經訓練我，而且在一些他以爲我做得好的事情上使運用我，不過這些事情多半是跟我丈夫有關連的。

座談會，甲太太說：「他吩咐我回崑山鄉下去料理一些家務，哪知道，等我三天回來，已經和人家結了婚。當時我一氣恨不得去尋死路，可是，看看幾個孩子……就這麼忍氣吞聲活下去了。我本來是一個大塊頭，現在瘦成這付樣子，體重不到八十磅，一身都是病。」乙太太說：「我以前恨死我妹妹，本來接她來幫着照料照料家務的、竟狠心搶了我丈夫，現在，我才知道她也不好過，丈夫又愛上別人了。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倒霉的是女人。」丙太太更是痛苦，未說先嘆氣：「唉！說出來也難爲情，我已經是七個孩子的母親，在第五個孩子出世時，丈夫和一個舞女同居了，我恨恨地和他離了婚，在律師面前做清了一切手續，後來，自己因爲生活太艱困，丈夫也已跟那舞女同絕，我們又重新做起人家來，接連又添了兩個孩子，最近，丈夫又在外面胡作妄爲，我眞怕，他若再像從前一樣，我有什麼名義好跟他交涉呢？」由交涉，法律保障，引起了丁太太的憤慨不平：「法律有什麼用？我告我丈夫重婚罪，第一庭他和那女的都到場，他們說我『未經正式結婚』，孩子是私生子，我氣得昏厥過去，第二庭我帶了人證物證去，他們不到，法院的判決是：不起訴，我祇有再進狀子，到現在半年了，聲息都沒有，你還說什麼？」這一連串較一般的事實，誰也不能担保自己運道好，不會碰上，尤其在上海之類的大都市裏。未來的主婦們，亦許早在打算，將來如何防範你們的丈夫吧？我告訴你們，許多素稱防範好手的太太們，最後也還是在他們丈夫面前垮台的。戀愛，應該建築在誠信

猶處在他去世前一年時間我，是否我對當政有什麼野心，我想他最後一定明白，雖然我懂得政治與政治作風的好壞，可是我完全沒有參與政治的企圖。

好多年以來，我總覺得，我可能成就的任何事情遠不如我丈夫所打算做的重要，所以當我處理每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先把它和我丈夫所進行的目標來衡量一下，然後再談再寫這件事情。在方法上，我們的意見並不常常一致，而幸運的是，我們最後的目標往往是相同的，在那麼多年中間，在我的記憶中，他從來沒勸阻我不說什麼或不寫什麼。

雖然我們爭論得很熱烈，對於當時有些事情，恰巧抱着相反的意見，可是他從來不勸阻我說或不寫那些事情。

我的丈夫也許常常把我當作一個尺度，因爲他知道，我的反應也就是一般人們的反應。

我的丈夫告訴我，任何人不應該盲從別的人所預先定下來的方針，因爲環境是會改變一個人的行動和思想的，當他死後的一年，我覺得我們的目標，仍然沒有變，不過我知道，我對於當前的問題，說話與行動已完全無拘無束，我覺得現在我說話的時候，不會有人以爲我的思想，就是佔重要地位的人的思想，我這樣說了以後，就會妨害他的工作。這使我感覺到，肩膀上去掉了一個重大的負担，今天有人要是不喜歡我的意見的話，他們可以駡我，但是實對別人的政策跟計劃就沒有什麼妨害。

實行由自己負責，這是一個自由。我現在感覺到，爲了做官而犧牲這種自由是合算的。我相信，民主黨，至少民主黨的進步部分，推行着唯一妥善的方針，我確信，思想開明的民主黨黨員，他所贊成的，只是促成世界和平的國際政策。我認爲我們黨的後選人如果能提供最好的政治方案，我願意爲這些人工作。我覺得我們需要的各種人員，如果能夠支持懦弱的候選人去實踐諾言，那末他的成就也能超過他自己的能力，我也隨時支持這般人。

不過我既不要做官，我對我的黨，無所感激。我要貢獻什麼，就自由地貢獻。致於在我思想的表達上面，我也已老得不容再受約束了。

老實說，我必需要承認，我不做官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不願意進行政治運動的紛繁工作，自然，這是一種自我的放縱，既然我勸告其他的婦女發展理智，而且要像男人一樣去學習政治手段，那麼假定我自已放縱，不願意競選的話，我也應該是最後一個。

我覺得這種顧慮在作決定的時候，並不存在，我丈夫的死也並沒有轉移了從某些方面發來的攻擊，所以我並不以爲當官會使我遭遇到我們某些不適意事情，總括說，人民大衆對於政治上的人物，他們會形成一種公平而真實的估計的。

如果我要競選的話，我相信，我一定能夠抵得住各種攻擊，而遭遇到的困難比別人少，但是我寧可幫助別的年青朋友，他們有事業前途，能在今後若干年中達到他們的目標，我的作爲，也許還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不會延續到很久。

同時，只要我的能力能適合於做某一件事情的話，我一定願意服務。

相學上。如果互相防範，互相猜疑，那麼，雙方不是根本沒有戀愛，就是戀愛已有了裂痕，悲劇將準備着登場吧！等到對方已移愛於人，卽是與自已戀愛告終的時候，你又何必抵不死肯放手呢？防範，阻擋，都不是好辦法。最要緊的是：應當預先考慮到，萬一變故來臨，你怎麼去從容不迫地接受它，減少自己的痛苦，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編者按）：「怎樣做一個家庭主婦」一文，是很值得向讀者特別介紹。本文作者是一位精明能幹的家庭主婦，而且是已有二十餘年經驗的家庭主婦，在這篇文章裏，她首先提出了家務，孩子，讀書，職業如何兼顧的問題？又告訴我們在人事方面應付的一些方法。如「怎樣週旋於翁姑妯娌，親戚朋友之間」？「你發現了你丈夫的缺點以後，將怎樣應付」？對於這些問題無論你已經是一個家庭主婦，或將準備做一個家庭主婦，你都會感覺到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由於中國是一個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反映到家庭也就是半封建的家庭，所謂封建的家庭人口是衆多的，關係複雜的，意識是落後的，應付這樣一個家庭，實在不是一樁簡單的事情。本文作者所提出來的一些應付方法，卻也不失爲一種方法。但是由於各個人所處的具體環境不同，各個人的出身教養不同，各個人在家庭中所處地位的不同，……自然應付的方法也就不同了。正因爲如此，我們認爲怎樣做一個家庭主婦？是一個值得擴大研究和展開討論的問題。所以本刊希望讀者們熱烈的來發表意見吧！

一個英國人眼中的蘇聯婦女

J.E.托瑪斯著
孫佳程譯

我最近從蘇聯回來，在那裏充任英國青年團的一個團員，待過了兩個月的光景。在那段時期中，我曾遊歷和訪問許多地方，如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史大林格勒等。每到一處，我們大多總是跟同我們自己一樣的青年人交談，並且從他們的身上力求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

語言自然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過我們時時有翻譯員們在一道，從早到晚替我們做問答的翻譯。因爲我們所遇到的不少蘇聯人都能講英語或德語，在工作上獲得些微的方便。在所有學校裏，有一門外國語是必需的。在戰前是德文佔優勢，如今英文似乎正取而代之。對一個莫斯科學院研究了三年英文的少女，我提出爲什麼她選那門特別的科目時，她回答道：「英國人是我們的朋友，我願意懂得我們朋友底語文」。那種友誼的精神什麼時候都明顯地表現着。我們正設法認識我們當中的真正分歧和如何攜手合作，爲了我們兩國的進一步地直接接觸，許多誤會必須破除。

友誼和諒解是我們代表團工作的第一個宗旨，一般說來是觀察蘇聯青年各方面的生活，我們本着這個宗旨參觀保育院和兒童醫院，學校，先鋒隊訓練團，大學、工廠和農場。

我個人特別留心婦女在戰時的任務、復員的制度。現在担任的工作。蘇聯的婦女差不多都志願參加海陸空三方面的各部門作戰，而且跟男子一樣享有同等地位，有跟紅軍一道在空中作過戰的女駕駛員和飛機上的工作人員。有女的在担任過作戰任務的商船上的工作，除掉船長外各項職位都有。有女狙擊員、游擊隊員、高射炮手、醫生、看護等等：她們加入軍隊並且到作戰的前線去工作。她們像男人一樣地受着管理，跟他一起受訓練，並且她們獲得同等的報酬。

舉例來說，有個叫尼娜的，矮身材，約莫廿三歲，笑容可掬的少女，起初是在軍隊裏當看護，過後自己的家鄉史大林格勒受到威脅，就志願地充任狙擊員，在保衛戰中斷掉她的右手；還有安尼亞，做過秘密工作隊的一個軍曹，專在前線和敵後搜集情報。這兩個少女都戴有紅星獎章、更有一個最動人的少女，她現在醫科學生，過去因她的游擊工作獲得有最高的勳章，蘇聯的英雄勳章。男女爭等在蘇聯比在英國較爲顯著。雖然在戰時英國的服役婦女也做男人的工作，但是她們的工作限於戰線的後面，旨在促使男人全力從事實際的作戰。

在蘇聯的那些服役的婦女後面，還有許多婦女担任服役是男人留下的工作，負起從來有過的責任。蘇聯的婦女底技術和曾過工作正同男人的相等，同時她們才能的發揮在目前並沒受到什麼限制。

乘於復員，一經退役之後，所有的婦女都自由地恢復到她們中斷了的訓練上去，重新担任她們戰前的職業，或是協助巨大的重建工作，從前服役的少女們現在從事各項職業。許多已經回到了她們從前進的大學和工業技術學院。一些變成殘廢的女人已經開始接受新方式的訓練。有的少女已經回到她們的工廠服務的崗位上，另外的回到農場去了。很多的婦女已經志願担任破壞慘重的地區男的工作，正組織勞動隊去拆毀遺物並且幫手重建。在史大林格勒，有一個少女就是來做瓦匠的第一個，我曾同她談過話。重建是目前重大的工作，不僅需要整個時間工作的工人，而還需要許多別人如學生之類來拿出部份的暇時担任破壞了的城市底清理工作。

做事在蘇聯的少女和婦人是很自然的，同時學婚並沒有使她們停止工作。她們結婚似乎要比我們早。在農村中普通女子是十八歲結婚。可是結了婚有家事做，一個婦人時常仍未放棄她的研究或工作。當一位母親出外做事，她將她的孩子讓她底工廠主辦或公家的托兒所去照管。此外有

育嬰學校和保育院，以及為了達到入學年齡的兒童而設的先鋒隊訓練團，讓許能單的兒童們留宿。那些兒童可以在慈愛的氣氛環境下消磨掉他們的空暇，一直等到他們的父母工作完了回家。

我認為，家對於蘇聯人是極有意義的。蘇聯的確重視青年人的各方面措施。但是目下房屋極感恐慌，同時在最近的收復區裏情形特別糟。人們都很安心地在等待國家的恢復，工業和教育的優先復興以期生活情況底好轉。

蘇聯的婦人就是結了婚，似乎全都還有職業，沒有一項職業是對她們關門的。過去她們從沒有在政府中獲有高位，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她們跟男人平等參與的選舉中，選出的代表一千一百廿名裏面有一百八十七名是女性。在國家的和自治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中，婦女代表的百分比較高約達廿五，而在地方蘇維埃中差不多是五十。革命前婦女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非常小，一九四〇年是百分之四十三，女子們像男人一般的經過同樣的入學考試進大學或技校，同時許多女人還有做醫師和教授的資格。衛生方面的服務，女性佔很大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二，我遇到過一個女人，從前是紅軍裏的中校外科檢查師，現在是一位教授，在軍事學院的醫科授課，仍留軍隊服務。當我們的嗓子啞了時，我們被帶到耳、鼻、喉專家那裏去診看。我們發現所碰到的都是一位女醫師。

許多婦女從事法定的職務。數百萬的人被僱在工業界裏服務，而且許多充任高位。在我所參觀的一些工廠中，有很多婦女做技術高而又繁重的工作。在農場上婦女也做她們的工作，並且在戰時，她們還比應份要做得多。我們所參觀的靠近基輔的那個農場正恢復到它平時的標準。總共二百九十名工作人員中有一百三十名女性勞動者。我相信這個數字是高出他處一般的水準。

整個說來，蘇聯婦女的穿着並不漂亮，最重要的事是保持溫暖，同時每個婦女也差不多祇是關心這方面，她們底厚大衣時常是又舊又補過了的。這又涉及到工業上的優先問題。但是穿的水準各處不同，在烏克蘭，少女們似乎要比任何地方穿得好些，愛打扮些。打扮似乎並沒有像在英國那麼普遍，我曾聽見人說，夏天到了，女人們穿着五顏六色的漂亮棉製品的長外衣。

在新年慶祝之前，理髮室和莫斯卡尼旅館的修指部總有川流不息的人，婦女們正修飾了自己來迎接大典。蘇聯人出力工作，缺乏我們所認為人生的暢快，但是他們曉得如何享受自己。在新年的晚上許多人聚集在一個大廣場的市場裏，他們擁擠在燈光輝煌的街道上，同時街上的無線電愉快地播放着。到處是特別為了青年人而設的歡樂會。

（譯自「英蘇季刊」）

第八卷第二期

目錄

兩顆值得歌頌的心

——讀劉海尼「記白薇」以後——

安娥

正在爲永安公司限令「三天搬家」「十天搬家」「月底搬家」而氣憤的時候，隨手在一本刊物裏翻到劉海尼「記白薇」，我一口氣把她看完。

我不敢說我和白薇有比其他的人更深的友誼，但我從沒一刻把她從我心裏除開。那個多病，倔強，熱情，乖僻，窮困，滿腹牢騷的影子，始終痛苦着我。

海尼愛白薇，正似白薇的熱情，正直一樣的崇高，一樣的可敬可愛。可是白薇這個名子，竟在二十年前就成了「可憐」和「諷刺」的代用字，爲白薇辯護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餘」的代用語，或是被認爲：「不是爲白薇抱不平，而是爲自已發揮」。似乎在這世界上「白薇」兩個字，除了供人「談資」和「可憐」之外，已經是死去了的文字。可是我們絕不懷疑：「白薇」兩字的分析，還是革命的文藝運動，革命的婦女運動，所最殘酷最現實最寶貴的史料，「白薇」這個痛苦的名字，將來絕不會從正義的文藝史，革命的婦運史上把她抹掉！果眞會如此，那「白薇」會在「人道」字典上，變成「實利」和「卑鄙」的另一個寫法。

我們不否認：凡在爲白薇或多或少作辯護的人，不論「無時」和不滿者，但如果把替白薇作辯護，解釋爲「多餘」「借題發揮」，那眞是人類的悲哀！

白薇說：『人們都盼望我死！』

盼望白薇死的，還是關心白薇的人；有不少人連盼望「白薇死」都沒有想過。這怎麼能使白薇不說：「活着，人與社會不讓我活，……要是我死了之後有人寫什麼文章來悼我，我是絕不會赦恕的！」

白薇愛揚騷和白薇不愛揚騷，一個時期都成了問題。愛揚騷吧，說她的年齡，她的美貌，她的一切婦女的先天，後天資本都不配。不愛揚騷吧，說她不識抬舉。人們不去從白薇的痛苦憤怒着想，而去尊崇揚騷的「復活式」的懺悔。結果使白薇在受了侮辱受了損害以後，還得遭受精神上的不敬！而揚騷在侮辱了女性，損害了女性之後，却尙享受人道的尊崇。這個看法，不但男性支持着他，女性也附和！可怕喇！男性的優越感是這麼頑強的存在着！

在另一個角度看，我們該慶幸白薇完全不愛揚騷，這樣白薇的痛苦可以少一點點。不幸白薇却仍然愛着揚騷。白薇是從婆家五更天逃出來的挨打受氣的窮養媳，她特別感到需要人情的溫暖，特別需要愛情的安慰。因此她把自己的熱情，把自已的愛情，自已的信念培養得如火如荼，而不幸她半生所得到的和她所希望的完全相反！又加以長期的經濟，疾病，精神的迫害，她雖然有堅強的信念和無私的愛——愛人類，愛眞理，愛生命——的精神支持，終於敵不住這些外來的無情壓力，她神經受了重傷，不能復原，成了神經過敏，……一切危害她自已的病態現象！

以她的毅力，她仍然能繼續忍受疾病、飢餓和冷酷，而且她也在繼續忍受着，但她多受一分刺激，就多增加一分「過敏」，因果循環，使白薇一天天走着更悲慘，被殺害的路！

『……，我的熱情所換到的代價是什麼？是可詛咒的疾病，是人世冷酷的譏笑，我的一生，可以說完全斷送在揚騷一個人的手上！』

不，這是白薇的氣話。我們不承認她的「一生」是「斷送在揚騷，一個人的手上」，而是斷送在許多壓迫女性侮辱女性的「揚騷們」的手上！斷送在反動的黑暗社會的魔爪上！

我不是單純的人道主義者，但我總想：在革命戰線被迫害了的人，是該有更溫暖的「同道者的愛」來安慰他，來接濟他。他不該被人遺忘，

更不涉人下意識的，也可以說是慣性的，推井下石。那會使戰士寒心！爲甚麼要優待傷兵，優待該婦，保護戰士的遺族，這是超出「人道」的意識的。」白薇的工作，寫作條件受了嚴重的打擊，因此她的表現不多。但由果溯因，白薇的痛苦，不是由於白薇自取，白薇不該負這個惡果的因罰之害。如果單因她損失了某種程度的工作，寫作力，就看着她忍受慘酷，冷酷，誰就不能逃脫「功利」之嫌。無怪當白薇病到生死之間的時候，她曾說：

「『這樣死了，我是不甘心的！』

「假如我沒有信念，我早會被生活逼成了一個瘋子！」

白薇的信念是甚麼？是眞理是進步，她對團體，對工作有着最高的信念，「好！你這麼對我……我明天告訴文協所有的朋友……」。妳是爲藝術至上而活着，對婦女工作缺乏熱情，因爲妳自私……要是我，我情願參加婦女實際鬥爭，而甘於無聊的犧牲寫作！」她對海尼說。我們不能說她用這話說海尼是對，但我們沒有能夠了解白薇這個崇高聖潔的偉大「信念」，我們眞的不覺可恥嗎？

白薇的「不近情理」的性格，是許多人所給予她的。只要我們願意知道她曾受了多少痛苦，我們就可以了解她的「不近情理的」性格。藝術家的性格，只是：眞理，自愛的追求者，誰了解眞理，了解自愛，誰就了解藝術家，就可以成爲藝術家。白薇是眞理，自愛的追求者，可惜她的身體精神受了迫害！花給蟲子咬了，不能開得茂盛，反而有時露出一「怪像」。可是誰又能只憑外表，就敢否認花的高潔靈魂？假如人們承認女人「人老珠黃」便「不值錢」，那又何必替婦女人求上進？又何必詛罵女人出賣靑春？又何必攤怕公開自我承認：愛情市場上男人只要有錢，有勢，有名，行勢永遠是看漲？如果有那個男人，公開宣佈：「我現在有錢（或有勢有名）了，我要買一個値多少多少錢的女性的肉體和『愛情』，」我們一定不會比那些「又吃魚，又怕腥」的人更恥辱她。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白薇比楊騷醜，比楊騷老。我跟楊騷不熟，我沒有機會，聽到人家告訴我楊騷的美好。因爲不熟，我自已也沒有發現他的美好，所以我不能斷定楊騷還是美多還是醜多？但我絕有信心斷定白薇是美好的！她不慚愧作任何一個愛眞理者的伴侶。若單以楊騷對白薇的帶憐憫性的「復活」式的愛，就認爲楊騷一切都美好了，我不能這樣想。但楊騷如眞認識了白薇的進步女文人的美麗品格，而願和她恢復伴侶關係，那我是恭祝楊騷的。不過我想，楊騷怕沒有百分之百的作到這一步，不然白薇不會說：

「『……我愛楊騷，但有一種東西在我心裏強制着我，使我沒有考慮，沒有猶豫，我快樂的接受了他的狡僞！我用不着去告訴甚麼人，因爲人們都是用着那麼庸俗卑鄙的心理來看待一個女性的！』」

白薇拒絕男性對女性的卑鄙心理，因此她也不願接受楊騷的憐憫的愛情關係。當我聽見楊騷向白薇表示要恢復伴侶的時候，我替白薇安慰。不是說白薇重新拾回了愛情，而是慶幸她能多病的身體有人招扶。但我從沒想到這事會實現，白薇沒同我談過楊騷，她以爲我很知道他，可是我確自信的知道，白薇不會接受這種「復活」式的愛，我確信白薇的自尊心。與她的「信念」和她的文藝生命共同寶貴，也正因此她才落到今天這個悲慘地步。她不接受任何優勢的憐憫，甚至接受了文協的幫助，她都自我痛恨，她那還能接受楊騷的優勢的愛情呢！

當我確定知道白薇拒絕了楊騷的「憐」愛後，我覺得我第一個想頭太不正確了，爲着招扶病而要一個丈夫，這和爲着管家生孩子而要個妻不是一樣太「實際」嗎？那不是等於顧個用人嗎？多可恥的想法呀！於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麗！可是楊騷也能以一「堂堂一表」，他的儀表幷不爲生活的奔流而減少秀氣……！」肯去「低就」白薇，不管是甚麼出發點吧，比那些認爲『「堂堂一表」的楊騷「還怕沒有美麗的太太，沒有理由會再回楊騷去愛白薇的」人們，要高尙的多！

海尼愛白薇，因爲她懂得白薇，許多人說：因爲海尼跟白薇是朋友。她同她接近，所以她能把這樣文章寫得這麼好。我不覺得這麼簡單，誰能夠跟白薇接近，跟她作朋友，不是每個文藝界男女所能作到的，那必須具有非常的同情心才能作到。（同情白薇而不能同她作朋友的人有）海尼跟白薇維持了這種深厚友誼，不是尋常的事！因爲海尼和白薇一樣，俱有一顆美好的心！

主婦日記

明沙

十月十日

今天是雙十節，是國慶日，但我不知道有什麼可慶？去年今天的物價是四百多倍，而今年是四千多倍，（據官方數字）每一個人都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當去年敵人投降，勝利伊始，誰也沒想到今年會過這樣一個凄慘的雙十節！

一早晨被孩子們吵着要去看集團結婚，本來我對於看熱鬧是絕無興緻的，但爲了不使他們掃興起見，只好勉強把一切家裏的事丟開陪他們去。

等我們換過了好幾種交通工具到達新生活俱樂部時，已經十點多鐘了，婚禮正在開始，禮堂裏整整齊齊站立了三十二對新人。不一會由市長親授結婚證書，我藉此機會把對每新人端詳了一番，第一個給我不愉快的印象的便是新郎一律藍袍馬掛，一個個都像小老頭兒似的。看樣子，他們大都像是店員，或小公務員，臉上多半帶着憂鬱的或漫不經心的表情，站立的姿勢也是闌珊的，似乎在替誰盡着一種不必要的義務．台上的人多說兩句話，他們便煩燥起來，和自己的伴兒低語着，形成了一陣輕輕的騷動。

新娘們也多半是無精打彩地，臉上隨便塗抹了一點脂粉，幾乎淡到看不出來。從一律淡紅色的禮服透出來的是極普通的便服。穿高跟鞋的很少，站在前面有一位新婚的皮鞋上連前幾天下雨時沾上的污泥都不曾揩去。着布鞋的也有好幾位。

司儀在授給證書時，唱出他們每一對的姓名，年齡和籍貫，從這裏，我得知他們的年齡往往距離很大，不是老夫少妻，便是老妻少夫。假如我有機會訪問的話，在婚前可能都有一段艱辛曲折的歷史。

在儀式的程序，除了請名流致訓詞之外，還每對送一本「中國之命運」，這使我聯想到若干年前德國會規定「我的奮鬥」爲新婚夫婦必讀之書的往事。

×先生在台上致訓詞，許多我都聽不大清楚，只聽到末尾幾句：「祝新夫婦的未來和中華民國的國運一樣昌隆。」我吃了一驚，心裏想，中華民國成立了卅多年，便打了卅多年的仗，到今天還陷在戰爭的火海中，他們的命運如果像這樣，那就夠慘了！

十一日

今天氣候很好，晴暖異常，我趕早起來洗了三床被，把孩子們打發上了學，小三子寄放在黃太太那裏，便往××醫院去探視WF，因爲昨天彷彿聽說她已經生了孩子。

誰知跑到病房裏一看，她正在走廊上散步，原來她昨天肚子痛了一天也沒有生，今天反而若無其事，F是個急性子，所以簡直把她急得火冒直跳。

她住的病房是雙人房間，在她對床住的那位太太，是溫州人，我進去的時候，她正在哭泣。據說她家裏是很富有的，她的丈夫是溫州的一位土著名財主的獨生子，所以她的婆婆盼望抱孫子非常殷切，但她却不爭氣，嫁到他們家裏八年，竟一連生了六個女兒，這次她特地趕到上海來生，希望萬一不幸再生了女兒時可以打點別的主意。然而，上帝並不同情她的運命，這次生的還是一個女孩子，因此她每天哭泣，要求看護士們在普通病房裏去給她掉換一個男孩子，否則她回去便可能受到丈夫的遺棄。自然護士小姐們沒有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萬想不到在今天的上海，還存在着這樣不合理的悲慘的事實。這反映出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在今天還是如何的嚴重，女性在社會上所處的劣勢地位並沒有若何的改善。

十二日

也許由於這幾天疲勞過度的原故吧，一早起來便沒有精神，從小菜場回來時頭痛得很厲害，所以勉強支持着到晚上八時多就睡了。

但是滿街的電車汽車聲，隔鄰的吵架聲，牌聲，仍然吵得你不能入睡。尤其是隔壁的收音機的聲音，簡直使你受不住。

近代都市的文明，難道就是這些東西麼？不，物質文明所帶給人們的生活，是幸福的，是美好的，但那只是一部份人享受了，而我們所分享到的是什麼呢？那只是汽車衝過時所揚起的灰塵，工廠的烟囪所散布出來的污濁的煤烟，以及一切的煩囂而已。

十三日

早飯後，張太太來約我出去調查物價（即到店舖裏走走，不一定買東西之謂），記得在重慶時，公務員向被稱爲偵察機，只偵察而不轟炸（購買）店員們是最鄙視這種人的。現在，抗戰結束，這名稱雖不適用，但其實際意義却仍然存在。

陪她去走了一趟，把一條長長的北四川路都走完了，她買了一點絨布，（已經漲到一千八百元一尺）我是空手回來，因爲我並沒有找到合乎我的理想的東西。

下午從箱子裏拿了一塊陰丹布出來，想做一件長衫，但問裁縫工錢，說是要一萬五，只好拿回來自己做算了。

晚上給明兒趕織絨線衣，十二時就睡。

十四日

也許今天是我們的不幸的日子吧！簡直吵了一整天的架。

早晨起來他說有點冷，叫我把他的毛線背心拿出來，誰知打開箱子，竟發現他的一套去年才做的中山裝，被虫咬了三個洞，我已經氣炸了，而他却遷怒於我，說是爲什麼不替他收好，爲什麼不多擱爲樟腦丸！於是這一篇罪狀就完全寫在我身上。

下午他下班回家，忽然異想天開地說是要在牆上釘一排釘子，把他自己和孩子們的帽子都掛上去。本來我們的房間已經夠擁擠了，箱子和一些瓶瓶罐罐之類已佔領了全房間面積的三分之一，平時無論你怎樣佈置，都是不美觀的，我已經常常爲着這事而苦惱如果今天牆上再掛上一排帽子，那簡直難看得要喊出來。因此我便提出反對，可是他竟毫不理會地就開始釘起來。

「你要不聽，我就把你的帽子摔掉」！我氣極了！

「敢摔」！他居然史無前例地說出這樣無禮的話。

「不敢摔嗎？」我立刻跑過去把他的帽子摔到了房門外面。

他自然還要採取報復手段，我準備着應付馬上就可能發生的任何事變，因爲我一向是抱着「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態度，他的這種無視他人存在的法西斯作風，我簡直不能忍受。

可是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報復行爲並沒有對付我，而落到那可憐的毫無抵抗能力的小鳥的身上。

突然他伸出了無情的殘暴的手，從架上拉下鳥籠，打開門，抓出小鳥便從三層樓上摔下去，誰知那鳥兒因爲關在籠子裏太久，現在已經不會飛了，牠的生死，是不問可知。

他似乎已經完全失去理性，我痛恨他，鄙視他，再也不屑於和他爭吵，讓憤怒佔據了我的全身，我在緊張當中鎮靜自己，竭力壓抑着我的肺部的急促的呼吸。

暴風雨似乎就這樣平息下去。

「這是不是你們家的鳥兒，牠什麼時候飛出來跌死了啊？」忽然樓下的娘姨一面喊着一面上來了。

這時我再也忍不住我的眼淚，抱住了牠的屍體痛哭起來，牠這軟弱無告的小小的生命，萬想不到，竟這樣的慘遭非命！

我沒有吃晚飯，一直哭到半夜！

十五日

早晨起身較遲，七點鐘才起牀，眼睛痛極了。晚間誠的幾個朋友來，說是請跳舞，還硬要拉我去。其實十年前我也是最歡喜跳舞的一個，即是較爲複雜的探戈，我跳的也不算壞。可是這十年埋頭於廚房裏的家庭生活，使我完全忘却了這回事。

自己都覺得可笑，像我這樣滿身油煙了氣味的黃臉婆走到那樣華貴而高尙的地方，和那些嬌滴滴的貴婦人坐在一道，簡直有些不調和。

我糊糊塗塗地被他們的車子帶進了××舞廳，四週放射出紫色的柔和的燈光，爵士音樂軟綿綿地從台上散佈到每一個角落，高貴的紳士和淑女們正在舞池裏有節拍地旋轉着，不知道是從誰的身上，飄過一陣迷人的芬香，總之，我像喝了一杯甜美的酒，牠浸透了我每一個細胞，我癱瘓在一張椅子上，忘去了這個大門以外的世界。

一會兒音樂停了，燈光亮了，大家一陣鼓掌，一個舞女走到音樂台的擴音機面前，開始唱起來，聲音像銀鈴一般，震動着聽衆們的心弦。她唱得那樣有力而熱情，歌詞是那樣嫵媚而動人。她那美麗的容顏，雍容華貴的儀態，牢牢地吸引住一百多隻貪婪的眼睛，好像是上帝派來的，專門娛樂人們的天使，她使人快樂，她自己也很快樂，這兒就是人世間的無憂宮。

但是，這無憂宮和外面那愁慘的世界只隔一道牆。牆的那面蜷伏在街邊上的乞兒們，恐怕正冷得不能入睡，再遠一點那個窄小的污穢的弄堂中某一家的陰暗的擱樓上，也許就是這位歌女的家，她是一個人獨居嗎？還是有母親弟妹等的生活的重負呢？

記得我小的時候讀水滸傳，最愛讀裏面的一首小詩？

「新鳥啾啾舊鳥啼，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眞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這是歌女白秀英出台時念的四句開場白，接濟便由她的假母出來向看客討錢。每當談到這一段時，我的眼淚總是禁不住奪眶而出。

其實像這種遭遇的，又豈只白秀英？又豈只限於出賣色相出賣靈魂的女人呢？爲着要活下去，爲着要獲取生活資料，什麼樣的折磨都得去忍受！什麼樣卑下的事都可以去做！不過有些人自覺，有些人不自覺罷了。

我的思想越飄越遠，眼睛被蒙上了一層薄霧，逐漸模糊到什麼也看不見。

袁雪芬訪問記

黃冰

在改造越劇的成果，已掀起了轟動上海的熱潮底聲浪的今天，這位越劇的靈魂袁雪芬小姐的令名，正被無數愛好藝術的人們所傳頌着；多少劇評家都以他們鋒利的筆尖，善意地指向這門在改革中進步的地方劇，指引着袁雪芬小姐和她所創導的雪聲劇團，步上完整的藝術高峯！

本月廿八日黃昏，記者懷着好奇的心情，訪問明星戲院的後台，袁雪芬小姐的化裝室，出我意外地，站在我面前的一位着灰色寬大呢旗袍，不施脂粉，兩鬢直瀉的鄉間女教員模樣的人，就是袁雪芬小姐，她是那樣消瘦而蒼白，一點不像我們所熟識的，一般名坤伶們所特有的嬌柔舉止，和動人心魄的語態；在她樸素的言談中，流露着：黑暗的現實，在她內心投下了深深的憂鬱！也流露着：一位純良藝術家的堅忍和熱忱！

她在兩月前爲了拒絕參加競選上海小姐，曾被流氓侮辱過，除了曾向她勒索外，還要以硝鏹水毀壞她的面容，甚危害她生命等等恐嚇來叫她屈服；但是一個有良心的藝人是不會向惡勢力低頭的，直到現在，她還不斷地受某些無聊之徒造謠，攻擊，敲詐等數不完的困擾，黑暗的濁流消消地向她襲擊，但她們仍然像巨人般挺立着，有如暴風雨黑夜中的燈塔，照亮着民間藝人的前路！正如她自己所說：「我個人的進退沒有什麼關係，只是爲了整個越劇改革的前途，爲了婦女職業的保障問題，我不應輕易退出越劇圈，我們演戲是爲了責任，不是爲了生活，我們爲了演戲而生活，不是爲了生活才演戲的。」

問她投身藝壇的經過時，她那樣生動地回溯着十多年來的劇藝生涯，那誠然是一篇血淚斑斑的工勤苦學史！她出生於越劇的發祥地，浙江嵊縣杜由的秀麗風水培育了天才藝人，她十二歲時就違反了父親的管教，來學藝，十四歲開始了流動演唱的職業藝人生涯，十五歲那年她在西子湖畔登台；正式做爲青衣台柱；從此雖然聲譽鵲起，但她爲了對事業的忠誠，謝絕一切應酬，閉門研讀，從不參與其他越伶們的交際場合，一般娛樂場所中，也難於尋到她的踪影，這是今日她能扛當起改良越劇責任，而且獲得相當成就的道理；偉大的詩人歌德曾經說過：「所謂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苦工，只有百分之一的天才。」袁雪芬小姐的成就，天才也只是先天的一點本錢，後天的努力才是她不斷地進步，得到人們珍愛的最大原因。同時藝術家的良知，強烈的正義感，鼓動着她，啓發了她，使這位民間藝人和受難的人民，多災的祖國緊緊地聯結起來。

十餘年的悠長歲月，把這位藝人的演技，已經磨鍊到爐火純青的程度，她已具有「自編，自

婦女動態

李德全：馮夫人李德全女士，雖身隨馮將軍出國攷察，但仍日日不忘民主建國工作，現在爲着勸促美軍撤華，而在美國各地奔走着。我們深信憑着馮夫人的正義和熱情，一定能博得美國廣大人民的同情和讚助。

劉清揚：劉清揚女士數月以來常奔走於平津之間，她一方面挑着家庭生活的重担，一方面還担負着開創平津線上的婦運工作，與文化工作的使命。

孫夫人：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前曾發表過對時局和平反戰的主張，曾博得中外熱愛和平民主人士的崇敬擁護，最近又在上海創設兒童圖書館與中國福利基金協會成就頗多。

胡子嬰：胡子嬰女士仍任職於中國農民銀行，並對目前國際形勢及國內經濟問題很有研究，新近在滬市各報發表。

倪斐君：倪斐君女士現又回到××大學醫科讀書，準備將來爲我國無數的貧病姊妹服務，像所有勤勞的女學生一樣努力於上課，夜晚回到家中担負起六個孩子母親的職務。還繼續爲許多社會事業奔走，她的辛勞是可想而知的。

彭慧：女作家彭慧還在桂林，十分懷念上海，特別希望能回到上海來積極恢復她的寫作生涯，但爲了害怕上海物價過于昂貴，易了然我……賣文不易維持生活。所以仍不能毅然東來。

史良：大律師史良女士自復員上海，一直爲籌備李聞陶三氏的追悼會而辛勞着，不久前曾有人去訪問她說：「史大姐最近預計如何？」她笑着回

導、自演上的全才，但她卻謙虛地把所有的成就都歸功於導演劇團的編導人員和她的配角們。她說：「一般熱忱的觀衆依然對我交口稱譽，把一切榮譽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這未免使我十分慚愧不安」。對於十餘年舞台生涯中，她演出了許多好戲，問她自己最得意的作作是什麼，她而是難爲地答：她簡直沒有感到什麼得意的作作，她只有在戲劇本位上研討劇情，專心排演，每日出演兩場戲，每隔三個禮拜要換一新戲目，而每一新戲還要在上期演出期間，提正排演成功，因此，她只知道循環不息的勞作，既沒有休息的機會，也沒有看見自己的進步。她也還忘了人間還有社交的課程，所以被人喜爲「孤高踞傲。」

在五年前，她才明確地意識到戲劇的藝術價值，戲劇有極大的感人力量，那時她忽然對越劇抱着改革的希望和決心；但一開始「改良」，就遭受同班的反對，接着一個個地脫離了劇團，那時她像一隻處身沙漠的駱駝，背負着重担，獨行沙漠中，在四顧無援之際，她重新訓練班子，開始更辛勤的勞作，不久她改良的成績獲得了各界觀衆的擁護，這才提高了她改革越劇的信心，現在她的改良工作總算度過了沙漠時期，隱約可見到一些綠草了，但在肥沃的土地上還沒有開放美麗的花朵，所以還需辛勤的耕耘者更進一步的努力，使改良越劇的土壤中長出絢爛的鮮花！

關於袁雪芬小姐演技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有服務觀衆的熱忱，她說：「觀衆是花錢來看戲的，他們的希望是帶一點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回去，而觀衆所需要的是什麼呢？他們要的是藝術！」所以她對每一個新劇的排演，不惜努力體驗劇情，[illegible]演的角色的遭遇，爲了扮演瘋子，她會設法參觀瘋人院，爲了扮演護士小姐，她到醫院去看護士們工作，她不僅要知道動作的技巧，還沒有忽略培育心靈的神聖工作。

在記者訪問袁雪芬小姐時，正是新劇「凱蘿相思」要上演的時候，她趕先抱着劇本與記者談話，直到化裝的時候到了，她端坐在一面大鏡子前面，一面細細地把自己化裝成劇中的一位絕色佳人，一面請她的女友陳小姐給她讀台詞，她一面聽，一面細細地揣摩着每一個字的音節；直到面部化裝完畢時，她已是所有小劇名旦中，最美麗的絕色佳人了，這時她不再說話，因爲她在『上台之前就脫離了自己，化身爲劇中人』了；從這裏我體會到她對事業的忠誠，光憑着這種嚴謹的服務大衆的精神，就夠教人心服了，更何况她有一顆那麼深湛，正直的心靈。爲了她一位行爲不檢的女友的夭折，她告訴普天下的姊妹們說：『一個藝人的毀滅，是因爲她不愛藝術，而去愛虛榮。』

答道：「我離開重慶的時候還有，許多案件沒有辦完，而現在却已經成了李聞兩追悼會的專家了—！」

許宋：許宋女士好久好久都埋頭在整理和出版魯迅先生的著作，自從迅先生逝世十週紀念大會開完後，已赴北平繼續整理魯迅先生的遺稿。

何香凝：何香凝女士居住香港，她雖日漸衰年邁，但仍日夜關心和平民主的事業。

沈茲九：沈茲九女士在遙遠的新加坡，主編新婦女雜誌，這位精明強幹的文化女戰士正活躍得如戰前一樣。

杜君慧：杜君慧女士在重慶時常困禁在孩子的疹病中間，最近她的孩子略爲健康一些，她正待赴去朝鮮，獻身於朝鮮民族解放獨立的事業。

鳳子：鳳子女士前曾一段從事於戲劇藝術工作與新聞記者，現又任行將出版之國民午報副刊編輯。

劉王立明：劉王立明回到上海以後，正爲着中外人七所共同組織之中國人權保障同盟奔走。

婦女 第八期出版

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編

目錄

姑娘·我讚美你！

任鈞

姑娘，我讚美你！
我不讚美楊柳樣的腰肢，
也不讚美新月似的蛾眉；
因為這些都是弱者的象徵，
而你卻從不欣羨這種「美麗」！

★　★　★

姑娘，我讚美你！
我不讚美小鳥似的依人，
也不讚美什麼溫順和嫵媚；
因為那些是奴隸的烙印，
而你卻從不稀罕這些「殊榮」！

★　★　★

姑娘，我讚美你！
我讚美你的意志像鋼鐵般堅強，
你的行動有如火花電光！
你是一個夜行人，
但你能在黑暗中找到方向；
你是一陣暴風雨，
你不顧一切的阻擋，
你敢於把一切掃蕩！

★　★　★

姑娘，我讚美你！
你是最崇高的女性！
你是偉大母性的典型！
昨天的女性——
祇會在幽美的月夜，
在夢一般的園林裏，
悄悄地對着心愛的人兒
說一聲：「我愛你！」
而你呢？——
卻在演講台上，
在萬眾跟前，
用軍號似的喉嚨高喊出：
「我愛祖國！
我愛同胞！
我愛苦難的人類！
我愛一切的光明！」
於是，你就真的跟太陽戀愛，
太陽變成了你的愛人！
於是，你就永遠孕育着光明！
永遠創造着光明！
永遠守護着光明！
於是，你終於變成了光明的化身！
光明的魂靈！

★　★　★

姑娘，我讚美你！
你是我們這古老民族的
最鮮麗的花朵！
你是我這悲慘祖國的
快要翻身的信號！

★　★　★

你是大眾最傾慕的情人，
你能夠在一秒鐘裏
征服千萬顆年青人的心……

★　★　★

姑娘，我讚美你！
我讚美林黛玉永遠絕種！
我讚美我們的祖母和母親的裹脚布
已經給拋棄得無影無蹤！

痛苦的抗訴

——小事件之一——

海尼

當我拋棄自己一切志願的職業時，我是被一盞美麗的燈光照引着，那燈光便是文學。

職業，地位，名望算什麼！生命纔是值得永遠追求的東西。我熱心地追求，創造。作品有如嬰兒般產下來，那裏面有我的心血，有大地的氣息，有眞實的善良，有虛僞和罪惡，我珍視她，寶重她，我想再讓她奔放、開花、結實……

然而，苦痛也就接着而來，當我活得愈久，愈把生命認得清楚時，我內心的痛苦也就愈深愈眞切。

這種痛苦，不僅產生於一個藝術工作者所受到的厄運，而我卻受到雙重的壓抑。除了藝術的眞實和一切外在事物不斷鬥爭中的痛苦外，我還須接受另一種意外的痛苦——那便是社會所給予女人的不公平的均等機會。

我不是一個悲觀的宿命論者，更不會是片面的女權論者，然而我不能不說， 因爲我是一個女人， 我感受到女人在社會上的捆着不公平的命運。

我不是不懂生存競爭的原理：人類也如同其他生物一樣。在競爭過程中，有時原是需要戰術與手段的。然而我不能讓這意念浮現於我的腦際，我不允許自己這樣，我覺得這樣，便是侮蔑自己與「聖潔」。因爲藝術與「聖潔」是不可分離的。

可是我失敗了！

失敗猶在其次，使我感受到比失敗更嚴重的是一種內心的交戰！

路既決定了這樣走，而也只有這樣走，我纔保有自己的眞實的靈魂。在眞實的靈魂中我才會放膽的笑，任意的歡樂或悲哀……這一切的境界，告訴我是在做一個眞實的人。我把自己所愛的，憎的，否定與肯定的，或是一種複雜的情感所不能表達的，在創造中我把它表達出來，這時候我是多幸福，多快樂，我就指望這些嬰兒能得到社會的指引和培養。可是這個社會是多麼矛盾的可笑呀！儘管話是叫得響亮，說得透澈，男總是男，女總是女，這中間，似近又似遠，有點神祕，也有點不忍言。總之，無關聯，無法插足，也休想插足。我眼看見自己一個個嬰兒消逝了！滅亡了！無數次，我自問過，難道這些嬰兒眞個不健壯嗎？我迷惑過，然終於我明白了一切。事實上，一篇較長或較忠實的作品，你休想從一個不熟悉的編者那兒把她發表出來。

常常也有人要我寫點稿子，題目是人的，卽或是我自己的意志所要表達的東西，然而這些表達，在我自己的思想的宇宙中是佔那末可憐的地位。我常常爲了這些表達，自己痛苦着，非常地痛苦着。我寫作，不是爲名望與地位，是爲一種言念及此。在這些文字中，我見不到自己的靈魂，見不到我如何眞實給予人們的東西。那末，寫，我到底爲什麼而寫？我不禁痛苦地叫出「罪惡」來！

我如今就在這種痛苦的「罪惡」狀態中過活着，然而我是無罪的。那末，誰的罪呢！我要向男性社會提出抗訴，我有理由相信這是不會說錯了的！

九，三。

現代婦女月刊
第八卷第二期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主編　曹孟君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社址：上海虬江路（寶山路口）瑞和坊十七號
聯合書報發行所　利臺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總經售　重慶三聯分店
重慶民生路七十三號
本期零售六百元

預定辦法

凡預定本刊，預付五千元，訂費寄滿卽行通知。

定費請直接寄交：上海虬江路（寶山路口）瑞和坊十七號，本社。



黑水岩

·彭慧·

清沙鎮，這是位置在桂南的一個不設防的小縣城南城外的附郭鎮。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旬，敵人攻陷了柳州桂林後幾天，鎮上的居民已經逃得十室九空了。就是很少的幾個未走的人，也還是有他們的準備：就是如果殺上鎮來了，他們就往附近一個較大的岩山，黑水岩的岩洞裏躲去。

鎮東邊是通縣城的大路，黑水岩却在鎮西五里外。從鎮後走去要繞過幾座小岩山和一片雜木林才能到黑水岩。

這天，天光之前，有人來鎮上講，說是敵人昨晚已經很輕便地進了城，鎮上恐怕很快會有敵人來的……

於是鎮上一些早沒逃出的居民，趕蒙蒙亮，都偷偷地帶了早安排好的隨身衣物和乾糧，躲到黑水岩來了。

黑水岩位置在許多小岩山之間，如果不是地方上人，是無從找到岩洞口的。這樣的避難所在，在廣西，也不算奇跡。

一進洞，經過丈多深一道小黑巷子，就進到約四五丈見方（並不很方）的一座客廳般廠大的洞廳（無以名之，因暫稱它爲洞廳）。洞廳的四周，還有些洞口，想來是可以通些小洞的，但黑暗和山石嶙峋，叫誰也不敢進去。據傳說上說，從前也有大膽人去探過險，但都沒見人出來……

洞廳裏很潮溼，這兒那兒，一點點地滴着水，不過還不太黑，也還有些暗淡的光線。原因是洞廳的盡裏面，有一座兩丈見方的水潭，而拱在水潭上空的岩石，是有很多可以透光進來的洞眼，從那些洞眼裏可以窺見天空。水潭這兒就儼然是洞廳後的天井。

從這邊看去，水潭那邊，也還有可容人走動的地方，可是被水潭堵住了去路。教人非涉過水潭，是無法到彼岸去的。但據老人們傳說，說這水潭是無底深淵，從來沒有敢跨水潭走過去的。

現在洞廳裏來了好些避難的人：有十幾個準備參加自衞隊的男子漢，少年人，因爲自衞隊早已退到三十里外的猺山上去了，他們沒來得及趕上，只好暫來這兒躲，另外還有八個婦女和（中有女學生也有少婦）十個左右的老年人。

老年人中，有一個嫁了三個丈夫如今還只是孤獨地一個人的莫四婆子。她的三次婚姻，好多年來都是清沙鎮上人們談笑的資料：

當她還是縣城裏有名的陳舉人家的婢女的時候，她被舉人的兒子陳國樑強了姦，並且懷了孕，後來又被陳國樑的凶狠的妻子，幾幾乎脫光了一身攆了出來。不知經過些什麼手續，她再嫁給了清沙鎮上的木匠老李。老李死時，她纔三十歲，黑黑的大眼睛，圓潤的臉蛋，使鎮上人還承認她是俏皮的。所以不久，同鎮的牛販子莫老四，像是很稱心如意地娶了她。在嫁給莫四的第三年冬季，莫四販了一批牛到柳州去賣，就永遠沒有回來了，有人說莫四死了，有人說莫四發了橫財另自成家了……總之從來莫四娘從沒得到莫四的正式消息……莫四娘淒涼悲苦的生活又開始了。

首先，鎮上的人，就把她看成爲魔鬼樣的不祥之物了。那家有喜慶事或年節上愛討吉利的時候，就生怕遇見她，甚致想到她的名字都犯忌諱。

先時，鎮上一些無賴漢，還想誘惑她，常常挨到她門前街下去撩她，逗她，於是莫四娘積年累月的牢騷，就找到發洩的機會了，她趁此大聲咒罵起來：

「你們莫逗我，碰了我的門檻，都不得好死！」

「莫稿得死在大路上沒有收屍又怪我咧！」

「當我會看上你們這起癩蝦拐（蝦蟆）麼？哼，都是些砍八刀的毛毛蟲！」

「放著家裏的死老婆不去纏，又來纏我！有本事要用老子娘一世麼！呢！給妖精老婆曉得啦！又害老子娘受苦咧！」

「還不給我滾！碰了我，你老子會中風，兒

「守節呀！」——

熟習她的人，聽了這個辯論的咒罵，就知道這里面連陳國樑莫老四都罵上了，她在發泄她一生的牢騷呢！

這樣，才讓無賴漢們對她死了心。

這十多年來，她每天在油縣城的大路旁擺個雜食攤子，孤另另地忍受着窮困和人們給她的侮辱。

如今，莫四婆才過五十歲，身子已經佝僂得像個稱勾，而孔像發霉的乾癟竹皮。不是有老爺人作見證，誰相信這個醜老婆子當年是清沙鎮上的標緻女人。

這時，她獨自坐在進洞廳右手最黑暗的角落上。潮濕的寒氣，把她單薄的軀體，凍得抖抖索索着……在緊張的心絃下，誰也沒注意到她的在場。

八個女人聚到了洞廳左手邊一塊大石頭上愁眉苦臉地悄談着怕敵人蠶食的心事。

男人們多數聚在水潭前光線較好的地方在推測縣城里敵人的行動。

老人們，則散坐在洞廳四週的石塊上，有的都攤開了帶來的被褥，躺下來了，但並沒有睡着，各各都找着對手談話……

忽然，一個洪亮的嗓子震動着：

「報告，陳國樑作了漢奸，縣城的維持會長！」

大家立刻辨別出說話的人是縣城里黃福泰藥店的兒子黃柏芳……一個預備參加自衛隊的中學生。

四周哄動起來了，有人說陳國樑不會作漢奸，很多人相信是真的。

「！黃柏芳，黃柏芳！」坐在右邊一個石塊上的張七太爺高聲問：「你是從那里聽來的？」

「是陳老太（陳國樑的妻子）告訴我奶奶的嗎！她說她們國樑作了維持會長，不要怕，還叫我們不消躲呢！」

各處又繼續談着……

由於談到陳國樑，有人便很敏感地發現了獨坐在角落上的莫四婆。

「嘿哈！莫四婆也躲來了！」

視線集中到莫四婆身上來了，滿洞立刻震盪起輕浮的笑聲……

「莫四婆！」一個快活的聲音喊，「找陳國樑去啊，做維持會長夫人喲！」

笑浪又揚高了一陣。

年青時的旺氣，已被折磨得連殘燼都快熄了的莫四婆，對這類的嘲笑，已是麻木地無動於衷了，可是，在今天的場合上，她還是不免有點嫌惡，……她使勁地朝人叢吐了口唾沫罵道：「瞎眼昏銀的小毛虫，讓日本鬼來挖你的心！」

「唉呀！」另一個人猛然驚叫起來，「陳國樑是曉得找到黑水岩來的啊！」

這好比給每人潑了一盆冷水，哄笑的餘波，突然被打回去了……

洞所里話題改變了。

青年人議論着：天這麼亮了，是否還可能趕到貓山上去。

張七太爺一邊含着烟桿吸烟，一邊和幾個老年人在低聲談着，說既然陳國樑做了維持會長，那我們又有什麼不可以回家！難道會找幾個老朋友來砍頭……

王老奶和李伯娘幾個也談論着，都擔心家里的好東西會給別人搬走……她們捱到這時才逃出來，就是捨不得家里的一針一線的。

老年人都有回家的意思了……

「既然陳國樑會找到黑水岩來，那我們坐在這里和坐在家里有什麼不同呢！」張七太爺大聲說，故意給他回家的打算找借口，一邊催七太婆提衣包回去。

王大嫂和馬板娘走到人叢中扯着丈夫半埋怨半吵嘴地怪丈夫早沒有把自己安頓好。

一個縣中的女學生把隨身帶來的一把小刀出示給同伴們看，說是到萬不得已時就自殺。

「那我們怎麼辦呢？」另一個女學生愁眉苦臉問。

「跳下黑水潭去算了！」又一個姑娘指着水潭說。

想到這有名的無底深淵會是自己的葬身之所，姑娘們禁不住傷心的哭泣起來。

這時，只有莫四婆泰然不動地坐在原處，大家早又忘記了她的存在。

早寒過去，她已經不發抖了。像她這麼個又窮又醜的老婆子本來就沒有什麼懼怕，她若不多是機械地看見人家躲，她也就躲了來的。

「讓那家姑娘跟日本鬼睡睡覺，看你老子娘還罵我莫四婆子不！」她有些雪恨復仇的想頭。

多年來，她的青春時的熾熱，早已消失了。可是今天她顯得很清醒，當洞所男女在擾攘不安的時候，只她一人冷眼瞧着那些老年人在一個或一對對地溜出洞去。

「狗入的，他們已結陳國樑那老賊去了！」她心里想「來了就莫回去，既要回去，先就莫來！哼，沒骨頭的！」她獨自想着。

這老婆子，現在眞有點幸災樂禍的心理……她在冷眼瞧着對她永遠是殘酷的人羣的臨頭的災難。

「唉呀！有人走出去啦！」一個青年人喊。

「糟糕，這麼跑來跑去，不是等於報告敵人這兒有人嗎！」

「老東西都溜光啦！」黃柏芳以絕望的聲音喊，「他們會報告敵人的！」

「那我們也走罷，上猺山去！」

立刻就有人往外跑；另幾個學生和中心小學的陳之洞老師把他們攔住了。他們告訴這些人，說現在大天光下無論往那兒走，都會被敵人發現的，並且這洞里還有姑娘們，我們得顧慮到人家。

「依我想，」一個學生說，「敵人今天還未必找到這兒來，我們等晚上結伴上猺山去也不遲，姑娘們也去。」

大家像是安心了點，可終於還是有幾個在黑暗中趁人不注意的時候又溜走了。那依然只有不聲不響地坐在黑暗角上的莫四婆看見的。

大家不得主意撚了約有個把鐘頭。陳之洞老師若有所思地借了王大嫂挑行李進來的扁担走到水潭跟前問：

「誰有電筒？請照照！」

「作什麼？」大家一邊問，一邊都圍到水潭前來了。

兩個準備參加自衛隊的學生，立即拿出電筒來亮着。

陳之洞老師告訴大家，說是他一下子忽然記起有個和尚曾告訴過他，說是這個水潭其實只有一半是無底深淵，另有一半潭底是平坦的石頭，而且只有齊膝深的水，是可以涉水過去的。過到那邊，又可以從一個小洞門，進到一個可容二十來人的小洞里。他現在想用扁担測量一下水潭，看究竟那一部分是可以使人涉水過去的。

青年人都興奮起來，大家仔細地來測量。兩個電筒對準水潭亮着，可惜水是黑色，始終看不出底來。但測量的結果，大家認定從這邊到對岸，偏靠左手邊，約有一尺多寬的潭底，的確是平坦的，水也不過才兩尺深。過了這一尺多寬的一線外，就不敢說了。

黃柏芳和陳之洞老師兩人，拿了電筒，拿着扭當拐杖，按着測量出來的路線，首先涉水過去了，年青人在這邊歡呼起來……接着又過去了幾個，他們又把和尚說的那個洞也找到了。那里的確可以藏廿來人，只是比洞總還潮溼得多，頂上的岩石，那兒還兒不斷地滴水……

王大嫂要他丈夫王大拐子到洞口去探探外邊的動靜。王大拐子回來說，嶺上彷彿已經來了敵人。又說，定是今早從洞里出去的人走了風，現在彷彿有人在雜木林朝這邊走呢……

這個消息又把大家剛鬆下來的心絃拉緊了。用不着商量，大家都認定只水潭那邊的小洞是暫時唯一逃生的地方。

陳老師忙着催婦女們過潭去……於是婦女們在男人們的照顧下，一個個都涉水過去了，女學生們連鞋襪都沒脫。數起來九個男人八個女人，共總十七人連行李包袱全都送過去，並安好在小洞之後，王大嫂忽然想起來說：

「莫四婆不是在那黑角上呢！」

「唉呀！倒霉鬼！」

「怎麼搞呢！」

大家驚慌埋怨一陣之後，認爲還將把她也弄進來才行。

陳之洞老師和王大拐子，剛走到水潭邊。正準備涉水過去請莫四婆來，可猛然聽到從洞口傳來雜踏的皮鞋聲，說話聲……同時還隱約看見坐在黑角上的莫四婆，像是很嚴正地向他們搖手，意思叫他們莫出來……想來她也是聽見人聲了。

兩人駭得趕快躲回小洞來，喘息還沒定，雜的人聲，皮鞋聲，槍頭碰在石頭上的聲音，已到洞總裏來了……

躲在小洞裏的這十七個青年人，全身不住地發抖，呼吸也急迫得很，心房像要跳出來了……尤其讓莫四婆知道了他們的所在，是最使他們感到絕望的……

十七個人分不清男女，緊緊擠在一個角上，先還有人是站着的，後來，大家都蹲在潮濕的地上，頭和頭碰到一起來了。

「啊哈，老婆娘！」從洞廳裏傳來的聲音，「有的是……一個……一個老婆娘……」知識分子都可辯出那是日本鬼說中國話的調子。

其他的嘰嘰咯咯的說話又聽不清了。有幾句莫四婆罵人的話雜在裏面：

「關我屁事，你們幾時交了人給我管的？」「都跑啦，跑光啦！」還是莫四婆嚷着，「都爭先巴結東洋鬼去啦！」

「莫四婆還沒講我們啊！」十七人都想着，心頭起伏地跳着，

他們知道，今天的性命是繫在莫四婆的嘴上，「可是莫四婆不是好東西呢！」大家都相信，

個個都感到絕望……可是還尖起耳朵聽莫四婆的叫駡……

「那有姑娘？！你幾時叫我看管姑娘的？」姑娘們越是覺得厲害了。

聽了莫四婆的話，十七個人似乎都感到點點生的歡喜，然而還是不放心啊……

幾分鐘後，又聽到彷彿有人用什麼東西打莫四婆。莫四婆一邊打滾着嚎哭着，一邊還罵着：

「打你老祖宗啊！絕子滅孫的日本鬼！」

「不要臉！拍洋馬屁！」

「怎不把東洋鬼領到你老婆屋裏去！」

又是一聲聲的慘叫雜在怒罵裏，可以想到她是在挨很厲害的鞭打……

莫四婆的慘叫聲，嚎哭聲，和另一些人的斥罵聲，談話聲，一種金屬相碰的什麼可怕的聲音，皮鞋聲，在洞廳裏晃動了也不知有多久……忽然一聲手槍聲，莫四婆的絕望的哀叫聲，差不多是同時發出……十七個人中有好幾個差點都應着外邊的聲音驚叫出來了……黑暗中，不知誰暈倒在地上了……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起，洞廳那兒完全沒有聲音了……可這十七個人，依然沒有一個敢動彈一下……日子多難挨啊……他們在這黑洞裏躲了怕有一年，十年。也許有幾十年了罷……

有幾個姑娘，簡直不很清楚現在自己是活着還是死了……是人還是鬼……

已經是深夜了……洞裏洞外，全是靜悄悄地……洞裏面，這兒，那兒，一滴滴的滴水聲，清淅可聽……

還是年齡大點的陳老師，經過這陣冷靜的考慮之后，先開口說：

「去了咧，沒有人啦！」

「唉！」大家同聲轉過一口氣來，像死而復活了。有人去觸動暈倒在地上的那一個，那個女孩子就哭出聲來了……

「莫出聲，探探外面的情形再說！」陳老師警告大家。

有兩人先到小洞口探得洞廳的確沒人，才敢涉水過潭去，再又到大洞口探聽了一陣，才回來報告說，外面是黑寂寂的一團，什麼都沒有，已經是深夜的景況了。

於是十七人計劃着趁黑趕上猫山去。

在他們未出到洞廳來時，已經談到莫四婆……誰想不到莫四婆今天救了他們十七條命。他們都猜到莫四婆是被打死了……犧牲了自己救了他們十七人……

在洞廳裏，他們找到了莫四婆的血肉模糊，已經僵硬了的屍體……

他們圍住了她，對她肅然起敬起來……

女人們說不出是傷心，還是感激，在哭泣着……

男子們也流下了辛酸的眼淚。有幾個從前奚落過她的，這時是滿心的慚愧！……

他們想把她埋了，可是這岩山附近，既沒有鬆土，一時也找不到鋤頭……

全體臨出洞時，虔誠地向她三鞠躬，致敬，告別……

一生受盡了侮辱和輕蔑的莫四婆，此刻享受着十七個青年人真誠地對她的尊敬……

她是這十七個青年人永生不能忘懷的救主……

卅五年十月草
桂林獨秀峯下

介紹婦女生活互助社

婦女生活互助社這個團體，是今年三月方正式成立的。他的起初並沒有具體的組織，只是十二個朋友經常有一個規定的時間相聚，大家坦白地說出自已的困難，彼此盡可能相互幫助。慢慢地她們的朋友更多了，大家都覺得應該更保持密切的關係，所以便決定組織這個團體，經過了幾個月的籌備今年三月才正式成立了。他們的工作分為總務，聯絡，進修，生產，康樂等五部份。他們的社員由一百四十人增加到二百人左右。他們以前的生產部是製童裝向外界推銷，利得貼補社中開支。由於社員的增多，現在生產部擴大了分縫紉，編結，刺繡，做手帕花藍等工作。凡社員需要工作，都可向生產部登記，這樣失業婦女在未找到工作以前多少也可以有點收入，家庭婦女可以一方面照常料理家務，一方面從事生產。職業婦女業餘之暇也可以借此彌補一些支出不敷，他們希望需要生產工作的姊妹們，大家緊緊的握起手掌吧！

斯大林文藝獎金得獎作品

愛

中篇連載

瓦希列夫斯卡作　戈寶權譯

在門廊裏，她撞着了伏隆左夫。

「你還在這兒嗎？」他驚訝地問道。

「我稍微就擱了一會兒」。

他們一同走到街道上，陷在發亮的微明和涼爽的霧氣裏面去，在雨點下面走着。高興已經可以看見發亮的天空，但在這兒，在下面，在房屋之間，陰晦的曙光還沒有驅散開黑暗。瑪利亞顫慄了一下。

「把手臂伸給我吧，還暗得很，地面上到處又都是洞眼」。

她倚着他的手臂，突然間感覺到她是多麼疲乏。遠遠的地方閃着一朵青色的小火光，這是一輛電車在開過來，伏隆左夫幫助她挾進了擁擠的車廂。

「你非常疲倦嗎？」

「怎麼樣？」

「假如你在就寢之前，請我到你家裏喝一杯茶，我想我是不會拒絕的」。

她微笑起來。

「那麼說，醫生肯屈駕光臨我那間不像樣的房子嗎？茶已準備好，正在等着我，我們同喝一杯茶吧」。

「那好極啦。我倒不想回家去。布哂哂（註一），多麼好的早晨呀！」

電車發出了轟隆轟隆和輒輒的響聲，在轉彎的時候搖幌着，塞滿了車廂的人們，也隨着它的移動在振動着，搖擺着。瑪利亞閉上了眼睛。現在他們乘電車回家了，這是她和她的格利夏。格利夏用一隻手臂摟住她的腰，不讓她被人家擠倒。她只要稍微低下她的頭，就可以用面頰觸到他外套的粗毛料。

一個被誰擠了一下的老太婆，向出口的地方擠過去，嘴裏還在罵着人。有人粗暴地回答了她。就在這時候，響出了格利夏的愉快的聲音，全車的人都笑起來，兩方面怒氣衝天的爭執，就消逝在笑聲和戲謔中了。

但是格利夏並不在。這是伏隆左夫在保護她，不讓她遭到那些向出口擠過去的人的衝擊，格利夏並不在。在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現在正響着他愉快的聲音！在這樣一個下雨的、寒冷的、陰暗的早晨，他在什麼地方呢？也許，他正沿着一條不熟識的道路在走着？也許，他正在沿河溝裏爬行着？也許，他正睡在一個小泥舍裏？格利夏在那兒呢？

總而，正像不久之前坐在那個受了傷的紅軍的床旁，同一個思想又重新充滿了她的心：即使他瞎了，即使他沒有手，沒有脚……。

「我們要下車了」。

她戰慄了一下。她好一會兒都想不出她是在什麼地方。哦，是的，是在電車上，這兒是車站。

他們又重新在泥濘的街道上走着。在陰鬱的天空的背景上，明顯地劃出了房屋的輪廓。已經用不着的黑暗的路燈，正像被斫掉枝葉的枯樹在矗立着。房子裏還有着燈光，它們從黑紙糊成的覆遮的縫口裏微弱地透露出來。

這兒是她的住宅了。她喘着氣，沿着扶梯爬上去。用藍紙圍包着電燈泡，射出一陣死氣沈沈的光。在這種燈光之下，伏隆左夫的面孔突然顯得蒼老而又疲乏。

瑪利亞的母親懷着不高興的心情和客人握了手，也沒有回答他的請安的話，就躲避到廚房裏面去。

「媽媽，我要茶，愈快愈好！」

「你還要燙的……簡直無法等待你。我把茶熱了一次，又熱一次，熱過了之後又再冷下去，但你還是沒有回來……」

瑪利亞卸下重負似地嘆了一口氣，就坐到一張破舊的、坍壞了的靠背椅裏去。她伸直了兩腿。兩隻手臂也無力地下垂着。

「你疲倦啦」，他輕輕地說道，凝神看着她眼睛四周圍和嘴唇旁邊的暗影。

「非常地疲倦」，瑪利亞承認了。她不想講話。休息一會兒吧，休息一會兒吧！伏降左夫到她家裏來，她覺得很高興，當他在旁邊的時候，她覺得她好像更有信心和更爲安全。只有母親，還是像平常一樣，總要對客人表露出不高興。她是格利夏的權益的保護者……。那首上，格利夏的權益現在是需要保護了！……

「你爲什麼笑？」

「我笑？」她驚訝地反問道。「噢，是的，我笑過。你曉得嗎，我想；媽媽在家裏已經像是我的婆了。」

他擦着打火機。一朵青色的小火光亮了一下，立刻就又熄掉了。

「在小抬子上有火柴」。

他找不到。她吃力地站起來，把火柴盒推到他的面前。這時候她的視線落在一張相片上。這是格利夏，格利夏活生生的，眼睛裏閃着愉快的光輝，有力地斜着頸頸。格利夏……。

「你今天施過手術嗎？」

「施過，你曉得……」。

她閉上了眼睛。就好像仔細地在傾聽他的話。其實她一句話都沒有聽，半睡的狀態籠罩了她，她是在假寐。她聽見從遠處傳來的伏降左夫的聲音，但是她並不理解他講的是什麼。她已經到了很遠的地方，到了格利夏的身邊。她同他講着關於瓦夏的事情，關於他深深的失望，關於女孩子寫來的信，還又講起他，格利夏怎樣幫助了她。因爲這是她幫助了她的。他喚起她心中要講的那些話，卸下她身上的疲乏的重担，將他的微笑映在她的嘴唇上，也許，這比語言文字還更有說服的力量。格利夏……。

「難道這不對嗎？」這句話傳到了她的耳邊，她親切地表示了同意：

「當然，當然……」

伏降左夫繼續講他的故事。話語像條小溪在絮聒着。格利夏是另有一種聲音。她突然間像眞實地聽見了那個聲音。那是一種明亮的，爲喜悅所沸騰着的聲音，甚至當他講着最日常和最平凡的事情時，這種喜悅也發在他的每個音符中。

在過道裏有拖鞋擦過地板。泰部雅娜·彼特羅夫娜用托盤捧了一把茶壺和兩個茶杯進來。

「媽媽，你不和我們同喝一杯茶嗎？」。

「我已經喝過了」，母親不高興地回答道，還聳了一聳肩頭。不，她不喜歡這類的拜訪。這位醫生到她們家裏來的次數委實是太多了。瑪利亞雖然好像沒有注意這一點，但是……。早晨八點鐘拜客人家，這是多奇怪的拜訪……。假如和他們坐下來同喝一杯茶，那就等於認可了她所不喜歡和她引以爲不體貌的事情。她用着那輕後跟壞了的拖鞋踩着地板，跑到另一間房裏面去，還示威似地隨手關上了房門。

「沒有糖」，瑪利亞說道，這就好像她預先知道沒有糖而又必須這樣說一次。凡是她們用食物券所領到的一切，泰部雅娜·彼特羅夫娜都仔細地藏起來，準備留到那個誰也不曉得的壞日子用。

「瑪利亞，你的頭髮多麼光亮好看」，伏降左夫突然說道。

她笑起來了。

「醫生才注意到這一點嗎？觀察得多麼仔細！當我小時候，男孩子們都嘲笑我，說我是西灰毛馬。我當時非常傷心，以爲我的頭髮會永遠都是灰白色的。但是後來它們稍微發了黃」。

不，他早已就知道她有着怎樣驚人的光亮的頭髮了。但是現在，當她彎着身子倒茶的時候，抬子上的燈光照着她前額的鬈髮，將它們幻變成爲一圈透明的差不多像是銀色的薄霧似的月暈。他看着這圈光輝，看着她下垂着的黑眼毛，看着腺狀樣的直線，心裏面突然感覺到一陣苦痛的難受，在她的一個動作中，像都有着某種愉快的東西；在她每走一步路時，像都有着某種發深遠的源泉中穿透出來的永遠生動的力量。甚至當她異常疲乏的時候，當他在醫院的過道裏碰到她剛剛結束了二十四鐘頭的値班工作，和在她的眼睛下面現出了青灰色的暗影時，在這個面孔上，依然還是充滿着青春的喜悅。

她帶着這種不可克服的青春力量，走到了醫院的病房，靠了它戰勝了黑暗，戰勝了那使人驚駭的景象，那行將消逝的生命之失望，那行將來臨的死亡之陰影；並且靠了它，還使她比那些年長的，熟練而又有經驗的護士們更爲鎮定，更爲安詳。什麼東西給了她這種力量？什麼東西喚起她的微笑？這個微笑只稍微改變了她嘴唇的外彩，但却又用了某種內心的光亮照明了她的面孔。

他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他已非初次地注意到她投在相片上的意味深長的視線。她的微笑，差不多像是另一個男子的微笑，是格利夏的微笑的反映。她差不多已經一年沒有見過的丈夫，就在這兒，一分

鐘都沒有離開過她。她含着他的微笑生活着。她從這個微笑汲取她需要的力量。

伏隆左夫用小調羹在杯子裏慢慢地攪着。她笑起來了。

「用不着攪，杯子裏沒有糖。」，她用着對一個頑强的煩燥的病人解釋一件非常明白的事情的語氣這樣說道。

「不，我曉得的」，他狠狠地說道，「我想趕快把茶弄冷；茶燙得很」，他解釋着，但却又把調羹擱下來。

瑪利亞用兩隻手捧住茶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啊，休息一會兒，喝一杯熱茶，感覺到小火爐裏的熱力散佈在全房間裏，這該是多麼愉快。假如再用不着講什麼的話。她並不願意講話，甚至連動一動嘴唇都很難似的，但從另一方面講，只用微笑和點頭來表示關切，也是不很客氣的。

她開了無線電。是的，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聽聽音樂。假如不喜歡的話，也可以不聽，但是最好不要再講話。

歌聲在空中飄浮着。曾經有過一個時候，這已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遼闊的草原發出了這個歌聲，風把它吹過了無邊的草場，大河在把自己的河水流得一望無涯的遠方，流向曠大而喧騰的海洋時，又在哼着它。這個旋律體現在歌聲中體現在人的聲音中，體現在一支響亮而又悲傷的詠嘆的曲子中。用不着聽它的詞，這支飄浮着的歌聲，講出了關於格利夏的事情，關於他的愉快的微笑，關於青春的幸福的日子，關於蘋果樹，關於蘋果樹的枝葉，和在枝葉中間掛着的六月和七月夜空的星星。它也講起了松林中的沙石的小徑。講起結滿了玫瑰色的果實的覆盆子樹叢。講起那許多從嘴唇傳到嘴唇，從心傳到心的話語。還又講起那被陽光照滿了的一同散過步的道路。

歌聲靜息了，瑪利亞的心突然苦痛地收縮起來。她渾身也隨着緊縮了一下。不，不。格利夏在着，他就在近旁，在空氣裏還響着他的笑聲，響着他的話語。他指頭上有着傷痕的那隻被曬黑了的手，還在緊緊地握住她的手。突然間，一隻提琴的聲音接着格利夏的聲音響起來，像一隻夜鶯在歌唱，像一支由聲音組成的銀色的瀑布在飛濺。「格利夏，格利夏！。」——她的心裏這樣輕輕地叫着。她的心因為一種按捺不住的，說不清的喜悅，一種無邊的幸福而跳躍：格利夏是在着。也許，他正在遙遠的道路上躑躅着；也許，他正躺在戰壕裏；也許，他正在進攻；但是他，格利夏，她的格利夏是存在着……

「已經很晚了，我走啦」，伏隆左夫用一種異常的聲音說道。她睜開了眼睛。就好像剛從遙遠的旅途中回來，從一個不知名的國度裏回來；在這個國度裏，她和格利夏手攙着手地走着。

『晚了嗎？』她困惑地反問道。

他站起來，他的眉頭緊鎖着，嘴唇苦痛地彎曲着。她並不想留住他。她想和格利夏單獨地在一起。

伏隆左夫急忙地穿上外套。分別的時候，只約莫地碰了一下她的手，就走進了黝黯的清晨，犀利的寒風，和刺人的雨點，他把面孔伸向它們，用最粗鄙的話在心裏罵着自己，把緊握着的拳頭插在衣袋裏。一輛擠滿了乘客的電車才開過去。他心裏想道：這樣也好，就跨着大步在潮濕的街道上走着，對自己的憤恨，像一陣熱浪似地在心裏起伏着。接着就憤恨瑪利亞。憤恨她光亮的和差不多像是透明的頭髮，憤恨她尖長細巧的手指，憤恨她從內心射出來的微笑，憤恨她響亮

醫藥問答

編輯先生：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每月到貴刊出版日期，我就禁不住地跑到書店去購買，買回來總是一口氣把它讀完。我從這個刊物上得到不少知識，也得到不少鼓勵，在這兒我深深表示我對你們的敬意！

我已結了婚，我滿懷幻想的度了一段婚姻生活。可是不幸結婚才三個月我就懷了孕，現在已七個月了，我怕難為情，不敢向人請教，在七月的懷孕生活中，我只好偷偷的從婦女雜誌上找指示，上期貴刊上陳玉俊先生的家庭婦女生活常識講話就增加了我不少知識。但是孩子生下來對孩子之處理，我現在一無所知，我要求先生能告訴我們一些有關嬰兒之哺乳，睡眠，清潔衛生等育嬰常識。我相信這是許多將作青年媽媽的人的共同需要。謝謝你！

祝

你們健康！

你們的讀者紫英謹上

十、十五．

紫英女士：來信收到了，茲將你所提出的，問題分述於後藉供參考。

（一）嬰兒皮膚之清潔：皮膚清潔，對於嬰兒之發育生長影響甚大，故不論冬夏季節最好能每晨於攝氏73度至40度之溫開水中，沐浴一次，而衣服尿布，宜選質地柔軟，色澤淺鮮者，勤加更換，使污染物不致傷害皮膚，以預防各種皮膚疾病。尤以腋窩臀部，生殖器部因

的聲音，甚至也憤恨那間桌上放着丈夫的相片，牆上掛着丈夫的相片的舒適而幽靜的房間。接着就憤恨這個丈夫。憤恨這個已經整年不在家而時時刻刻又都在着的格利夏——他出現在病房裏，和她一同乘電車，像一個看不見的人坐在燈光下的桌旁，一分鐘都沒有離開過她。他還沒有蠢到不能理解這一切，她對待他，像一個小孩對待一隻毛絨做的小熊，或是一頭溫和的大熊。在她看起來，他是無所謂的，也從未存在過。他知道，他切身地感覺到，感覺到另一個人的不斷的存在。這另一個人從沒有離開過她一分鐘。

『我是個無賴！』他這樣高聲地叫道，甚至還打了一個寒戰。但是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誰也不會聽見他的聲音。他把帽簷深深地拉下來蓋住眼睛，用他低垂着的頭衝開冰涼的雨點，飛快地向前跑。同時，瑪利亞慢慢地站起來，準備收拾桌子上的茶具。拖鞋的聲音響着，門發出了軋軋的聲音。

『終於走了嗎？』

『走啦，時間已經很晚啦』。

『我以爲……他還要坐下去，坐下去』。

『難道這防礙你嗎？』

『還怎麼講，他沒有自己的家嗎，怎麼樣？』

『媽媽，你不是曉得嗎，他在這兒什麼人都沒有』。

『橫豎都是一樣，他用不着到這兒來找事情做』。

瑪利亞笑起來了。

『他也沒有找什麼事情做』。

『我知道，我一生中什麼都見過』，老太婆咕嚕着。『放在那兒，我自己會收拾，你去睡吧。難道你在醫院裏苦得不够，還要請客人到家裏來……』

『唉，媽媽你講的是怎樣的客人。人家來了，坐了一會兒，就又走了。難道你一杯茶都捨不得嗎？』

『這是什麼傻話。一杯茶……』

瑪利亞爲自己在長條凳上鋪好床舖。多麼想睡呀，想睡呀，想睡呀。最好連着衣服就滾到床上去，用不着再脫掉襪子，解開衣扣，最好現在馬上就睡……

『這像什麼，坐了這樣久，連眼睛都已經睜不開』。

麥爵雅娜·彼特羅夫娜走到牆邊，拔掉了無線電的插頭。提琴的旋律拉到一半就突然中斷了。歌聲靜息了。

『睡吧，睡吧，已經是大天亮了』。

她已經沒有力氣再回答了：一陣溫暖的，柔和的波浪把她吞沒，一切都沉溺進蔚藍的深處，爲黃金色的泡沫，響亮的旋律所搖動着，還閃耀着一種不知名的光亮。這是夢，雖然在夢裏並沒有格利夏，但是瑪利亞知道，這還是關於格利夏的夢，黃金的波浪——那只是他的微笑，旋律——那只是他的聲音。

在遙遠的遙遠的地方，鐘樓上響着鐘聲，報着時刻。穿透過緊閉着的窗子，傳來了一陣陣清晰的意味深遠的聲音，它們在瑪利亞的夢裏，幻變成爲各種色彩和閃光，幻變成爲各種無法理解的和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愉快的話語。這樣她就下降到夢的底層：那兒的夢是柔和的覆蓋着無數的羽毛，又像是漆黑的；在那兒已經沒有色彩，沒有聲音，沒有話語；它給予你一種力量，給你以深深的休憩，和寂然無聲的安靜。

她深陷在這種靜寂和安靜之中，她讓自己知道，她是在睡着，雖然在這個夢裏面沒有各種色彩，沒有各種聲音，沒有各種形體，但有着某個認不清的形象，這也是一個關於格利夏的夢。

（本節完，全文未完）

（註一）嘴裏發出的響聲。

常見濕潤，故每次大小便後，均宜用溫水清洗，然後撒以滑石粉，使之乾燥，以防濕疹之發生。

（二）臍帶之處理：臍帶應於每次浴後，用百分之七十之酒精洗滌之，然後撒以消毒藥粉，更換清潔之繃紮臍帶紗布，如此可以預防臍帶化膿或壞疽，臍帶通常於產後廿四小時之間，保持其固有之黃白色，然後逐漸乾燥，至五六日即可脫落，臍帶脫落後成爲濕潤的肉芽，而至十二或十五日內結瘢萎縮，漸向內陷而成臍窩矣。如果處理不當，以致受細菌感染時，小則局部發炎化膿，大者可使胎兒抽搐致死，故臍帶之無菌處理，實爲育嬰要點之一，不可不加注意。

（三）哺乳：母乳乃嬰兒最優良之食品，故授乳乃母性之天職，惜乎近有許多婦女，因種種原因不能自哺，不但使無辜嬰兒蒙受最大損失，且於母親本體亦減弱其恢復健康之本能，蓋授乳足以促進子宮之收縮，調整人體內分泌血素，更使婦女因之增加健美，裨益實多，至於授乳方式則於授乳前，應先以肥皂洗清手指及指甲，繼以浸於硼砂水之棉花洗淨乳頭，然後授乳，授乳時間可依嬰兒身體之强弱定之，普通每隔三或四小時一次，而在晚間十點至早晨六點止授乳一次已足，總計於廿四小時內共授乳六次，而切忌每逢嬰兒啼哭時即授乳，

（下接三十二頁）



怎樣處理我的婚姻問題

編輯先生：

暑假中因爲家裏請我回去料理，我只得回家一趟，那知回到家裏，困難就來了。

我的舅父，他老人家是一個舊思想的人，對我們很好，他替我們解決了很多困難，當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家裏面成了人財兩空，他除了幫助我的母親死時的費用外，並且還給了我們讀書的學費，可以說我舅父是一個好人。不過鄉下的人，尤其有百畝家產的人差不多都喜歡在家裏當守財奴，這是我不滿的，舅母的對人卻不同了，因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她的全副精神差不多都是集中在嫁女兒和討媳婦。我這次回家，舅母曾經向我談及我的婚姻問題，她老人家的意思是想把我和她的次子結合，並且她也知道我這個人的做人，還並不壞，他的家裏沒有一個讀書人，雖然有家產，恐怕不能夠保守。所以她們很誠意的說及這件事情，要我立刻答應他們的要求，我當時以背詞推脫，待我有考慮的機會（因爲住在他們家裏我不便當面拒絕恐遭不幸）我的表弟（即她次子）比我小兩歲，他僅僅讀了四學期初中他受不慣學校的苦，就沒有同學的意思了，他很孩子氣他們沒有嘗過人生的苦味，過去的日子裏都是過的富裕的生活，所以他也希望我能夠答應這件婚事。

我們家裏的人大家都希望我立刻答應（因爲他們是無多大見識的人）；但是我的一位叔伯兄不肯表示態度。

但是我自己的態度卻難爲了，假若依我們所得過他們的恩惠來說，就應該答應，我自己的前途卻黑暗了，因爲僅僅只是爲少數人而服務吧了。

我們的環境不好，經濟幾乎不能夠維持我們三姊妹的學費，我準備答應了他的要求，還可以分一些錢來讀書。

我自己的興趣在文學方面，我準備以後如果不能考入大學就自己買一些書來看，把自己在文學方面充實起來。

同時我準備我犧牲了算了，以便叫妹妹和弟弟繼續讀書如果真正像那樣結果，那我當然也只得服務於家庭了啊？

編輯先生，我沒有親人可以指示我走的路，爲了這許多原因，時常都在悲思感憂之中，只有在這裏來請教了，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具體的辦法解一解我的困難，現在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啊！

× × ×

有許多時間我都把我自己沉入一種幻想裏，尤其是每天晚上，我的夢想更多啦！所以到第二天我的對事情的看法又不同了，但是我不願意把自己的許多想來當作裝飾品，所以在表面上並沒有什麼表示，我知道這些是一種病態，但是周圍的環境太惡劣了，先生，希望你給我指示和援助。

明珍小姐：

接到你的信已經多天了。我們對於你這樣失掉了雙親的愛扶，爲自己和爲弟妹的前途而單獨奮鬥的人是非常同情而欽佩的；並且希望你在這苦惱無依的環境裏奮鬥出來成個社會上有用的人物。看到了你的信，知道你所提出的問題，我們非常了解你處境的爲難。這是一個封建的農業社會裏必然要發生的問題，憑着你個人的力量來推翻這整個社會的傳統力量當然是不可能的。並且徒然增加了你自己種種的困難；因之你願意犧牲你自己，以完成你弟妹的學業，這樣偉大的友愛的態度是值得佩服的，但未免太消極了些，現就你提出的問題提供幾點意見在這裏，以供參考。

第一，是關於你的婚姻問題。本來，一個較合理的婚姻的條件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着性情、能力、年齡、學識、思想……等種種條件，但更主要的是雙方要有認識與感情，換句話說：相互間要有正確的認識與愛，這樣才能走上比較幸福的婚姻的道路。目下，你與你表弟間相處的情形如何，你表弟對這婚事的態度如何，你來信既未提及，我們也無從知道，但分析你目下所處的環境，當然不允許你有上述條件的選擇權，而你的感情問題，家務問題以及你和弟妹們的讀書問題又逼使你不能斷然反對這婚姻，因之我們建議你對你目前舅父母所提出的要求，暫不斷然拒絕，並提出若干要求作爲你談判婚事的條件。例如你要求你的表弟繼續求學至大學畢業，同時也可以要求你的舅父也培植你至大學畢業，讓大家都具備求生的能力時再談婚事，目前這樣混亂的環境裏，任何財產都是靠不住的，要緊的是自己要有學問和本領，這點你應該好好地說服你的舅父母和表弟，使他繼續求學，不要當守財奴。這不僅是爲解除你目前的困難，即對你的表弟本身，對你的舅父母以及國家社會都一致有利的。這條件我想

成許能獲得你男友的同意暫時解決你目前的困難，至於將來的問題　暫目的婚姻問題的解決，終有待諸將來再作決定。人在他所處的環境裏是不斷在變化的：目前你的表弟對你是否有愛，我們不知其詳，但在這數年求學的過程中，由於他生活環境的變遷和他自身的種種變化，他是否仍保持現有的態度，還是另有發展……這些都是不可預卜的，同時你自己也在變化中。你的環境也在變化中，數年後的事情是無法推斷的，而況那時你真的大學畢業了，你的學識與能力一定比較增進，當然也更有辦法來處理你的婚事了。

第二，是你的求學問題，你因為自己數理方面差不好，對升入大學未免有些畏縮，我希望你不要存這樣的心理。你對數理方面雖不好，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你的愛好在文藝不在數理，但更主要的還是你的家務以及一些瑣碎的事情盤據着你的關係使你不能一心一意去研究的緣故。明珍，希望你儘可能丟開些，專心一致的努力，克服困難，繼續求學。你主張高中卒業後，不再進學校，自己買些書，專攻文藝，這主張固然是對的，求學當然不一定在學校，世界文豪高爾基不是個最好的例子嗎？但研究文藝必須要充實的生活，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你的家庭環境在你個人講，也許覺得很複雜艱苦，但以整個社會來比較還是太單純太安定了。在這樣單純而又平靜的環境裏閉門讀書是不會有好的成果的，而況你又有那期望着你與她兒子成婚的男父母，假如你輟學在家，他們一定會要你提早結婚，婚後的家事、育兒。……一切不可想像的繁瑣，必將使你任何向上求知的心同趨於幻滅。所以我堅決地主張你繼續求學。

我們的意見如此，不知你以為如何？此祝

努力！

編者復十月廿七日

上海婦女時事測驗揭曉

九月廿七日上海十個人民團體發起要求美軍退出中國週的婦女各界座談會中，決定了舉行一次婦女界的時事測驗，共擬定了八個問題，印了一張單張，通過了人民團體的會員的關係送到被測驗者的手裏，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收到了二千四百餘封信。

茲將二四〇二人的年齡，職業及教育程度分別統計如左：

一　年齡統計

一〇——一五歲	五四七人
一六——二〇歲	七八二人
二一——二五歲	三七九人
二六——三〇歲	二五四人
三一——四〇歲	一一四人
四一——八一歲	五八人
未填	二六八人
共計	二四〇二人

二　職業統計

公務	二九人
教育	九三人
學	一三二三人
家務	一〇五人
工	六四二人
交	一一人
商通	三六人
醫	一一人
社會公務	一五人
文化	二八人
女傭	一四人
其他	五人
無業及失業	三二人
未填	五八人
共計	二四〇二人

三　教育程度

小學	五六一人
初中	七三九人
高中	六〇四人
專科	二八人
大學	九六人
私塾或補習學校	二一七人
未受教育	二六人
未填	一三一人
共計	二四〇二人

茲將各個問題的答案分別統計在下面：

問題一：勝利已經一年餘，人民的生活仍然這樣痛苦，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答案一，物價高漲　二六人

二，內戰　二一八八人（佔九〇%）

三，工商業不振　一三三人

問題二：為什麼內戰會打得這樣劇烈？

答案一，國共的仇恨　一七二人

二，軍人好戰　一六五人
三，美國從旁鼓動與援助　一七八六人（佔七四%）
四，自寫意見的　二一三人

問題三：你認為什麼是停止內戰解決國內局勢最好的途徑？

答案一，請美國繼續調停　二七人
二，政府自行改組並召開國大　五六四人
三，根據政協決議及整軍方案處理國內問題　一六七五人（佔七三%）
四，自寫意見　二七人

問題四：你對於美國現行的對華政策有什麼意見？

答案一，希望美國協助中國發展經濟，不再干涉我國內政　七八八人
二，歡迎美國幫助我國政府解決內部問題　四七人
三，主張美國一切力量自中國撤退　一九四五人（佔六三%）

問題五：你覺得駐軍目前究竟在做什麼？

答案一、幫助中國消滅日俘　一一四人
二，幫助中國保護交通　一〇六人
三，幫助中國進行內戰　一八〇六人（佔八二%）
四，自寫意見　九五人

問題六：你對於美軍凌辱中國人民的暴行有什麼意見．

答案一，寬大原諒　一四人
二，堅決抗議　一九二一人（佔八七%）
三，暫時容忍　二七六人

問題七：你對於美軍退出中國問題的意見怎樣？

答案一，要求美軍立即退出中國　二一三六人（佔九三%）
二，歡迎美軍長駐中國　四人
三，待中國和平後撤退　一五五人

問題八：有人提議以抵制美貨作為中國人民和平愛國的行動，你的意見如何？

答案一，不贊成實際上不能作有效的抵制　二〇三人佔一〇%
二，主張抵制美貨中的奢侈品　六七三人佔三三%
三，贊成，因可提高國人愛國心理　一一三四人（佔五四%）
四，自寫意見　七九人

參加測驗人對所擬定的八個問題，自己提出意見最多的是第二題，其次就是第八題，她們對第八題的意見擇要列舉如左：

一，作有選擇的抵制，如生產原料，機器及一切可以發展我國工業的東西，還有藥品儀器等不主張抵制　一七人
二，贊成抵制奢侈品，幫助內戰的物品也不要　三人
三，主張絕對禁止美貨進口　二人
四，現在主要是停止內戰，振興工業，取締買辦官僚資本，實行經濟合作，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抵制美貨也是徒然。一九人
五，贊成，因可防止我國經濟崩潰　四人
六，要抵制美貨必須關稅自主　二人
七，應提交安全理事會，要求美國有限度的輸出，不作經濟侵略　一人
八。不贊成，可以用抗議美軍在華罪行來激發人民的愛國心　二人
九，盡量不用美貨　二人

這種時事測驗，恐怕在中國還是第一次，二千四百人的數目雖不算多，但居然有這麼多的婦女，用嚴肅而公正的態度來對時局發表意見，這不能不說是值得重視的。

（上文接二十九頁）

須知啼哭為嬰兒之運動，決不致因此而生病。

（四）嬰兒之睡眠。嬰兒宜獨睡一床，居室宜寬大，每日多換新鮮空氣，如此可避免傳染病，又可免夜間每次哺乳之際，嬰兒每日至少須十八小時至二十二小時之睡眠，故除授乳之時間外，應使之安眠，不可懷抱，以免養成不良習慣而斷睡眠及休息。

（五）嬰兒之飲水，嬰兒之水份補充，宜於每日在餵食之間時補之，尤其夏日及病時，更須多飲開水。

（六）嬰兒之大便：嬰兒之大便普通每日一至四次，色淡黃，若遇大便呈綠色，次數增加，對滿，或帶粘液時，即表示腸胃消化不良，應速就醫，并減少食量。

（七）勿攜嬰兒至人眾擁擠之場院，（如電影院，戲院等）最好生後一月以內即種牛痘，勿俟春日。

（八）嬰兒須絕對與患病之成人或兒童嚴格隔離，以免傳染各種疾病。　周雅月醫師答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三〇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四〇號